順菴集

十四

共十五

順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行狀

處士不憂軒鄭公行狀 甲辰

公諱相點字仲與首陽人高麗侍中諱肅之後入我
朝有諱易事 太祖太宗官至左贊成 贈領議
政謚貞慶公即公之十一世祖也四世至進士 贈
吏曹叅判諱希儉與伯氏虛菴先生希良同學值燕
山政亂虛菴遯世公亦廢舉詩酒自娛號桂陽漁隱
世高其節又三世至諱文孚號農圃有文武全才
宣祖壬辰以北評事倡義起兵誅土賊逐倭冦事在

國秉官兵曹叅判 仁祖甲子坐詩案被誣罹禍
後雖伸理 贈貳相諡忠毅而人至今悲之於公為
高祖自麗至農圃公上下累百載世襲簪笏寔東國
之著姓也曾祖諱大隆 贈左承旨性至孝自罹家
禍抱痛含恤與伯氏進士公其南奔晉陽不與世相
通閉子孫仍居焉祖諱有禋考諱構號露項軒有志
槩尚文辭性高簡喜施與三代皆隱德不出遵先志
也妣清州韓氏通德郎碩運女縣監時重孫也賢有
婦德以 明陵癸酉十一月十七日生公於州東龍
巖里第公幼聰敏善記誦甫齔作句多驚人語十

一歲冬至有詩曰斗柄初回壬癸間天陽一氣地中生露頂公奇之曰兒當為窮理之儒人謂必能再立鄭氏十二通經史尋嬰奇疾幾十年後疾稍平復而有必愈之戒因謝公車惟以讀書頤養為務視世之名利紛華泊然若無知也性孝友養志無違喪祭以禮壬子歲露頂公見忤於臬司至於被逮因卒於達城邸舍公痛深終身不踐達城之地有妹遠適不忍久離源源省視到老不替撫愛庶弟如敵己以禮範家閨門肅穆內外之別長幼之分截如也子孫衆多教以義方不少假以色辭皆能遵承不愆鄉黨之教

子弟者必指公家為準則待人之際寬弘坦易洞見心腑賓友之往來者動以百數隨遇欵接無不得其歡心黨論横流各執偏見而公皆折衷義理不以私好惡低仰未嘗言人過失以是人皆愛而敬之賙恤窮困恩義兼至凡有一藝之可取而不能自振者或畜養或指導而成就之者非一二數嘗有外家瞽奴轉乞來謁公憐之教以占繇使之賣卜自活有小僕失明教亦如之其仁恕濟物之心不以賤惡而棄斥之寔君子之用心也素性廉潔手不接錢貝口不談貨利恒有一介不取之意咸安有巨刹即諸子肄業

之所將後屬於統營寺僧大懼聞公與統帥親密要
公一語事得解寺僧德之以百緡錢為禮公笑而却
之自後戒諸子勿復居業于其寺又嘗買馬畜之數
年家人復賣受本直公知之語家人曰服乘數歲豈
有受本直之理追買馬者還減價授之其人驚謝而
去人或以此為過中則公曰雖曰過中我心不安也
公平生嗜好惟在書籍聞人有書或購而置之或借
而傳錄藏書幾千卷而聘家多畜書終不一借語諸
子曰此吾所以避嫌處也露頂公素善書嘗借人趙
松雪帖未及還而棄世帖主亦歿而無嗣公聞其有

踈族袖其帖而往歸之家有韓濩帖妹壻宋君嘗愛玩不已公欲贈而心之久矣宋君殁祭文道其意而遺之此等事皆屬微細而非人人可能也公養疾居閑非甚病書未嘗一日去手與人談論援據古今出入經史至於百家稗乘雜說無不淹貫與人語亹亹不休文學之士多從之遊而户外之屨常滿矣雖不從事於功令之文而博覽多積發為詩文詞理精到嘗為吳學士瑗所稱賞吳即公戚屬之親切者也公篤於人倫持身嚴整幼讀程子責周恭叔禽獸不若之語而終身佩服無旁外之色修飭如處子爲其淸

高絶俗之操寛和慈良之心雖天禀使然而率皆得
之於讀書體行中出来矣公雖不以學自居其制行
之高非當世所稱學者之所能髣髴也公雖泛愛博
交而心期相許者不過若而人而我先君其一也迨
疾革子孫環侍涕泣公止之曰無以為也我生癸酉
知有今日死生常理不足為悲了無怛化之意考終
於正寢即丁亥四月七日也享年七十五訃聞遠邇
嗟惜曰南州高士亡矣靷窆之日數郡畢至用其年
七月某甲葬于靈鳳山之卯坐原有遺稿二卷又有
詩誦二篇嘗於壬子歲憂遑中歆驗精力暗記古今

詩律而間施評隲暮年又足成之前後各一篇皆誦憶而得者也諸子退考本文無一字錯聰明之絶人有如此者配安東權氏通德郎壽昌女文牧使宇亨孫賢淑和婉入門無違德事舅姑敬君子誨子女御婢僕咸中法則仁惠之澤及於鄰里至今稱誦公家素饒中歲剝落夫人勤苦拮据綜理微密使公無內顧之憂而公亦未嘗問有無費人謂公之賢夫人亦與有助焉生于甲戌十二月二十八日卒于丙子正月二十七日祔權厝于靈鳳山乙坐丙申三月以宅兆不吉遷窆于州西馬洞庚坐原生七男二女男長

壇早歿次堉有文行為士友推詡公歿後過毁致疾纔服闋而歿次壥次墐出後叔父相臨次垍女長適朴仁赫次男塽次女適姜稈次男亶壇娶盆城許槃女生一子鉉毅堉娶韓山李孟和女生四子一女子鎮毅鐸毅錭毅鑽毅壻朴之源壥娶晉陽河漢章女生三子一女子銘毅鉉毅鋧毅壻權懋中側室二子一女婿朴羽祥餘幼墐初娶咸陽呂善涵女無子再娶完山崔普天女有一女未笄以兄子鐸毅為嗣早逝庶子女各二鑰毅鏡毅李端中孫恩繹垍娶咸安趙希彭女生二子二女子鑑毅婿權爆河錫圭一子

幼朴仁赫生二子四女子馨天婿李宗運權泰中餘未行坱娶晉陽姜弼周女無子取兄子錕毅為嗣姜穉一子三女子師顯婿尹碩輔餘幼臯娶晉陽河德遠女生三子一女子鍊毅餘幼內外曾玄八十餘人鼎福常憶幼少時見露頂公與我王考相遇驩如也公與我先君相遇驩如也相遇之際色笑款恰誠意交孚不知誰是主而誰是客也今公之第四胤堪修家狀授其弟垍走千里而諭鼎福曰我家事即公家事公若能念我兩家交誼則先人撰德之文舍公而誰堪垍氏之與鼎福世修先義靈犀一點隔千里而

相照非無當世文章鉅公而必受狀於鼎福者意有在也鼎福雖昧陋無文而今在耋期之年才退思渴誠不足以當此然義不敢辭謹序如右

資憲大夫知中樞府事秋谷金公行狀 甲辰

公諱鼎鉉字重吉號秋谷亦號松林慶州人新羅宗姓也始祖仁琯仕高麗官太子太師歷世至諱自粹號桑村官刑曹判書有忠孝大節革命之際竟以殉節孫諱永濡參佐理勳官大司憲謚恭平恭平孫諱世彌官吏曹參判 贈吏判謚文簡是爲己卯名賢世所稱十清軒先生即公之高祖曾祖諱礭社稷參

奉　贈左承旨祖諱善慶軍資監判官　贈戶曹叅
判考諱昫生員　贈兵曹判書妣清州韓氏副護軍
諱匡胤女以萬曆辛卯七月二十六日生公公生質
秀異年未弱冠華聞大播癸丑中增廣生員時光海
政亂彞倫斁絶公之舅名王者即北黨纘男之再從
侄而與之同心力者也歆鉤致公貽書誘之公舉唐
詩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之句以答之因息影杜
門不就場屋　靖社後始出而應舉登庚午別試文
科不喜隨俗俯仰要以華顯而為親奉檄歷典五邑
親歿後益無宦情以通禮謝病歸鄉與鄉里知舊為

耆老契以傚香山故事鄭豐基翮文章士也為之序曰松林金先生君子哉若人大夫之賢者名題鴈塔奉手板於三朝才試牛刀傳口碑於五邑其見重於時如此後以優老之典再入樞府為僉知同知官漢城右尹 肅宗乙卯眉叟許先生判銓曹擬公都憲以違於政格不行晋秩為知中樞是歲八月二十七日卒壽八十五計聞 朝廷依例遣禮官致祭其文曰惟卿醇慤之性貞白其質曩際昏朝惆時混濁忩絶宦達跡謝科塲黃昏一語膽破渭陽天地重新金榜名闡低首郎署不要華顯五邑分竹政清惟一歸

凜蕭然家無甔石匇扉計存晩辭鴻臚優閑暮境頤
養自娛年高德卲薦加恩數連超三級位峻樞府逮
子嗣服別典玆申御月未升壽星遽淪爵不稱德恩
隔優老緬懷耆舊心爲增悼遣官設祭式遵古禮靈
如不昧歆此簠簋以其月日葬于廣州秋嶺壬坐原
配貞夫人羅州丁氏監察彥珪之女有婦德閨門雍
睦鄕鄰稱歎生于癸巳卒于辛酉二月七日壽八十
九祔葬公墓有三男一女男長滂次湍次灌女適金
永熙側室三男三女長潢次濭文科陰城縣監次渶
進士壻黃德昌金胤輝僉知李守昌滂三男載基載

厚載豐滿灌皆無後曾玄孫繁不能記公居家有孝友之行莅官勵清白之操不染跡於昏亂之朝不求進於 聖明之世高卧田間澹然無累雖家徒四壁甑石屢空而處之晏如終日端坐氣像清高時稱苦節足以立懶而廉頑也家狀散逸文獻無徵言行事實仕官履歷無可考信幸有 御賜祭文可以知公之平生矣公歿後六十年公議齊發建祠于忠州之秫馬村而俎豆之後有 朝家別祠之禁而撤之士林惜之

邵南先生尹公行狀 乙巳

先生姓尹氏諱東奎字幼章坡平人麗初太師莘達之後文肅公瓘之二十四世孫也入我　朝有　光廟國舅坡平府院君璠　靖陵國舅坡平府院君之任即其尤顯者也東方大姓必推坡尹為首曾祖忠義衛諱鳴謙祖通德郎諱聖壽考生負諱就望生員公娶縣監全州李纂女無後後娶通德郎德水李晟女以　明陵乙亥十一月二十五日生先生幼頴悟不凡甫學語受周興嗣千字文縱横誦讀不一字錯九歲而孤李夫人教養有方不數歲文理驟進嘗於族祖家見退溪集而悅之玩繹不忍釋手族祖見而

奇之遂以原秩歸之學問根基已兆於幼少之時矣星湖李先生生于東方絶學之餘講道於畿甸先生首先問學即歲辛卯而先生之年十七矣李先生愛其志操之堅貞見解之明悟曰吾道有托矣先生初業公車旋去之一意為學自京城之龍山坊移卲城之道南村日讀書窮理不知世間復有何樂性孝友奉祖妣韓夫人及先妣供養無怠季弟東震有才學亦受業于星門不幸早歿先生終身悲慟嘗謂鼎福曰吾弟若在此道不至甚孤其人亦可知也居喪之制一遵禮教先妣之喪及承重韓夫人之憂三月啜

粥三年疏食不脫經帶終始不怠君子謂之善居喪也家素清貧晩益剝落數間茅茨風雨不庇十數人口簞瓢不給而未嘗對人說貧人若問慰則曰是命也若圖免則是不知命也隨分捱過處之裕如長子之喪斂用舊綿幀幄用皂大斂去絞駕轝以馬取銘置茵功布出宮不用卷置魂車翣依飾墻懸於帷荒雖出於儉室沽野之禮而實合禮意也尤致謹於享先之節交河厓洞即兩國舅衣冠之藏而累世先塋在焉先生與諸族講定歲祭之禮歲必躬進奠拜翌日族會以叙敦睦之誼永為定例焉晩年復寓龍山

舊里前臨大江江山絕勝先生或時杖屨逍遙有風
雩詠歸之意雖居闤䦨利市之鄉一塵不染淸風洒
然朝夕興居誦詠謨訓樂而忘憂有終焉之志癸巳
夏秋間有痞泄之症時先生年七十九寢疾月餘宛
轉床席而熟復孟子一帙至深造之道一章謂在傍
者曰學問之道當如是矣疾革門人李齋任問學問
之工有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先生曰敬以直內義以
方外博學篤志切問近思禮行遜出此外無他且誦
退溪自銘而語之曰此實吾平生所慕也子孫請遺
教先生答曰吾平生不以衣食苟於人自謂質鬼神

而無疑汝曹識之時蔡判書濟恭聞先生疾劇送人
蔘若干先生曰吾未嘗嘗此且死生豈關於此乎意
雖可感而不欲服也命還之辭受之節雖在易簀之
際而處義如此竟以八月七日卒于正寢臨歿而精
爽瞭然分毫不錯可謂君子之正終也用是年十月
初九日葬于道南村戊坐原遺命書銘以卲南村人
學者稱為卲南先生配全州李氏考齊仁坡谷誠中
之六世孫也婉順有婦德先先生二十五年而歿有
二子二女男長光魯次光淵光淵出系仲父東箕清
州韓亨道恩津宋光益二壻也光魯二子愼愇光淵

無后先生妙歲志學得歸有道此時星門才傑之士雖有其人而語其切問近思篤志力行則惟先生一人而已甲子歲李先生疾劇招先生授以治命付以傳道之責以此觀之師弟傳授之重可知己丙寅歲鼎福謁李先生先生語當世人物曰宋儒稱和靖君子六經之言如誦己言今之尹某誠無愧斯言矣又曰楊雄太玄明儒幾何原本世稱難解而某也一見洞曉發其指歸今世窮理之學莫之先也時醇叟侍坐亦語余曰某丈有濂溪明道氣像鼎福聞而心之翌年始拜先生於道南婚席稠廣喧聒之中瞻其威

儀端重言辭詳穩色笑可掬和氣襲人一見可知為成德君子矣東方四七理氣之說實本於朱子語類退溪先生取載於天命圖奇高峯疑四七之分屬理氣與退溪往復難辨末乃悟其非而歸一後來李栗谷反主高峯之論其說至多因是而主退溪者謂栗谷有理氣為一之病主栗谷者謂退溪有理氣互發之病各立文字兩相詆排便成一大議論稍名為學者姑舍為己實學而必先以此為頭顱究竟無期李先生憂其學術之差著四七新編謂四七名義與人心道心同實異名而後人不知合而為一故拘於渾

淪善一邊之語而有歧貳之弊先生承授以為此書
通透灑落八字打開無可改評矣李先生後因門人
愼上舍後聃知覺之氣形氣之氣而氣字不同及公
理上七情人心亦道心遂有公喜怒理發之說李先
生從之復作新編重跋先生辨之曰心固有因形氣
發者若中庸序所謂形氣者非此形氣則無此知覺
矣故形氣字當活看聖人之心純是天理故喜怒自
然中節求其貌象終歸於形氣而己南軒謂義理之
怒謂之理發固無不可而推其本而分說則其自氣
發者固自若也此言不可易也李先生即抹去重跋

而不用爲先生嘗曰四七理氣之辨自少粗解猶未洞曉沉潛反復體驗於吾心公私之間者五十餘年而後條理瞭然不迷又曰聖人教人不過下學而上達未及下學而先事上達其於自己分上有何所益但當識其四端之發而擴充之七情之發而節中之而已貞山李景協力主愼說先生終始不撓及其易簀之際謂子孫曰吾四七說與新編相發明後必有知之者其篤信有如此者閨門之內儀範斬斬肅穆如無人接人之際和敬備至賓旅故舊莫不欣慕函丈講問討論名義同不苟同異不苟異務歸義理之

正而李先生多虛受而嘉尚之承事師門若孝子之事父母辛未秋李先生疾病鼎福往省之時先生侍疾藥餌之屬必親檢視至於溺唾便旋之際躬自扶將洞洞屬屬達夜不解衣帶者累日而少無怠忽之意鼎福於是益知先生之誠意出於天植而有以知事師事長之道矣教人必以小學為基本循序以進雖齠齔小兒皆知拜揖進退之節隨才高下誘掖不同而大率以反躬自得為主故其言曰古人學必為己明善誠身二者闕一非學也必銖累寸積耐煩忍苦愈久愈篤然後可以醻事當理而庶見快活之境

又曰為學之方備在朱書門弟問答隨人針砭後人
待症之藥皆在於此讀者宜求襯己之教而行之又
曰退溪善學朱子温柔謙退之中自有壁立千仞之
意此是東方之朱子百世之師範後學當以退溪為
準世之學者卑者溺於箋注之間而專事考究惟以
酬俗為能高者流於新奇之論而別立言語惟以務
勝為意先生兩病之曰如是為學雖曰為己皆是為
人果何益哉誨人讀法曰熟讀詳味務求本意讀去
讀來不能無疑疑必劄記以占吾學之進退豈必廣
採傍求段段立說然後為實學耶循古人之說固已

省力不可以已見臆揣而立異也苟欲著書傳後心
已外馳非為己之學也古人書猶不能盡讀更安用
吾書是以無文辭之可傳而略有志疑數卷於諸經
皆有說而禹貢則別有山川沿革考易有繫辭說春
秋有不改月辨躋禧公說周禮有鍾律合變疑旋宫
九變同異辨晚年尤致力於儀禮以其註疏浩汗學
者未易究竟疏與註多有矛盾續通解去取亦有疎
漏欲為梳刷而未及爲家禮有編次先後辨無非不
易之訓但家禮辨鼎福亦與有聞焉有未能歸一者
而先生已易簀嗚呼痛哉先生雖博通羣經而喫緊

用力專在四書常曰聖學工夫無過四子當如日用
之茶飯體驗之工不可一刻有間也以是其為學也
敬義夾持內外交養威儀容止之則七十年如一日
而廉介之操高尚之節眞有富貴不淫貧賤不移之
風爲雖在黨議橫流之世而語其實學則人皆推重
於先生此豈徒然哉常歎東人專昧東事叅考諸史
有訾洌浿帶四水辨至如象緯曆法地理疆域醫方
之素問運氣籌數之開方廉隅靡不究覈癸巳夏又
賜鼎福書論太玄及漢書五行志疑河圖洛書之說
出於後世歐公之言似合商量濂溪圖亦襲玄擬之

文又言河洛本數先天卦氣京房辟卦堪輿術家分金星度納甲之類皆出於太玄意者楊雄嚴莊京房之徒各有所傳至于五季之時若麻衣圖南之徒私相傳付而然也鼎福愚昧未及仰復而其言鑿鑿可徵可謂發前人之未發者也於乎盛哉有遺稿若干卷藏于家標題以後士學日歧而先生之歿今又十三歲矣大義乖而微言絶有所謂天學者實佛氏之下乘最劣者而今世之以才學自許者多入其中使西土尊於華夏瑪竇賢於仲尼謂眞學在是士趨之失正人心之陷溺一至於此而不能救而正之鼎福

於此益慕先生之德而亦恐負我師門傳授孔孟程
朱之正訓耳先生之孫愼痛先生言行久而泯也謂
鼎福於先生爲同門後進而受知於先生幾三十年
知先生事莫如鼎福使爲狀以請銘於作者鼎福雖
不文義不敢辭畧依權斯文龜彦所記原狀兼叙平
日聞見以記之鼎福雖無似豈敢以溢辭浼先生之
德哉謹具如右以俟採擇焉

通政大夫鍾城都護府使白華齋黃公行狀 乙巳

白華齋黃公諱翼再字再叟新羅侍中諱瓊之後高
麗明宗時有殿中監諱公有避李義方難居長水縣

遂為貫鄉入 國朝有翼成公諱喜將相德業冠冕
吾東於公為十世祖翼成仲子典籤諱保身始居尚
州子孫因居焉典籤曾孫吏曹叅判諱孝獻以文章
節行著名當世公其六世孫也曾祖諱緝義州府尹
歷六道節度使取族弟生員諱緬之子通德郎諱載
胤為後通德生 公贈左承旨諱鎮夏娶商山金震鈇
女以 明陵壬戌正月二十八日生公於州之中牟
里舊第分娩之夕母夫人夢翼成公連問兒生乎者
再故乳名翼再長而仍之公二歲失恃七歲而孤清
羸多疾因以失學十一歲始入學習業不怠不數年

文理驟達通二史七書壬午擢式年第選入槐院補
權知副正字序遷著作博士乙酉兼奉常直長尋陞
成均典籍移禮曹佐郎丙戌轉兵曹佐郎九月 除
平安都事西路素多聲妓號為花柳關為官者狎遊
不謹前後相望公年雖少嘗嚴在色之戒一切麾斥
巡講時某邑倅餙名姝薦枕公不之顧妓慕公風儀
傷懷而死累典郡邑終始不染制行之高有如此者
丁亥六月秩滿還京七月 除忠清都事掌考試知
舊竿尺雲委公常以繩直準平自期并付于火謗言
蝟興及榜出簡擇明允人士翕然稱頌未幾罷戊子

冬再郎春官翌年春出為全羅都事例管漕船漕入
京倉雇人輩之從中偷竊倉吏之槩量不平反責逋
於漕卒漕卒之以此破產者多公素知其弊與倉官
約嚴其防禁二弊俱革漕人大說及還營條列漕運
利害稟告上使揭諸浦倉犯者有禁海民至今賴之
冬遞還庚寅拜　除騎省郎辛卯為務安縣監遇荐
饑下車之初首訪境內之賢士大夫講究荒政出入
閭巷躬自巡撫分米饋粥鳲鳩均一闔境數千户無
一捐瘠課最諸邑御史洪錫輔褒　聞有準職除授
之　命兼管羅州漕運國法及期裝載而船破者罪

止篙工否則責該官時已過限船又破於扶安海上扶安守素善公恐公獲罪不以實報公曰欺心免罪吾所耻也即首實自劾會有赦事得已其臨事不苟多類是公嘗言治民教化為先而必自興學始捐廪置齋會士肄業供億有田給使有人暇日到齋終日講說務以實行為先後於昇平立香林書塾箕城建養士齋所至士風丕變在邑五年百弊俱祛乙未解歸丙申 除順天府使又依朱子社倉法以為不虞之備後来者罷之邑人恨之戊戌冬瓜歸辛丑復拜典籍壬寅為宗簿正皆病不赴癸卯 除成均司藝

遷軍資正六月爲司憲掌令旋遆八月爲靈光郡守
乙巳罷還公之才調見識無施不可而尤長於治民
三佩銅章皆在湖南南俗猾悍難治公誠心誘導寬
猛得宜綜理微密秋毫不遺吏之虎翼者慴伏民之
狐黠者擾馴及去鑄銅刻石立碑追思戊申陞通政
爲鍾城府使公起廢於累年之後感激　恩命即爲
登行到忠原聞清州賊報遆路由關東抵砥平縣時
吳公命恒爲都巡撫使朴公師洙爲嶺南安撫使南
下朴素知公才器遇之大喜　啓薦公與之俱行到
安東有召募使之　命公受　命奔馳檄告列邑勉

以忠義士民風動未幾賊就勦罷召募而若其廣布耳目偵探賊情密報兩使把截要害使賊勢窘蹙公之區畫多爲由是二公益器之賊平後 命因謝加資時賊起嶺南故嶺人多被誣公名亦出賊招而公之素昧也 上察知置不問公情地惶蹙席藁竢命時吳公及嶺南御史李公宗城入 侍力言公有功無罪狀 上曰其事賊旣自服其誣則已在清脫之中勿待 命令該曹依舊調用因録原從勳一等公以軍啣留京數月暇歸自是杜門謝客爲畢命松楸之計翌冬 朝有軍啣在鄉之禁邑牧李廷熽因

僮促行甚刻庚戌三月二十日公始發行呈本官請
放家僮遂登程入京時巫蠱獄起凶賊道昌奴萬益
被嗾欲滅口毒殺道昌而誣引株連者多其言曰三
月二十日渠輩謀毒道昌時廣州細橋黃順天叅座
而名不知順天即公十三年前官銜而其後歷任内
外且無暫住廣州之事則其誣罔難掩又所謂三月
二十日即公自鄉發行之日也委官不察請拿公就
理置對 王府行查事歸虛謊 上命特放之盖公
以孤子之身雖以才選而異趣之吹索亦多前後作
宰上官掊摭無不至終不能得竟以褒 聞則公之

賢可知已至是問郎趙明翼挾宿憾必欲甘心盤詰
構問公辨對詳明辭證不錯其計不售矣踰月後嗾
臺臣朴弼均李壽沆請竄皆以不可遽釋為言不
允及明翼為言官又請鞫不　允後獻納徐命珩以
事實之無據停　啓事雖得解　上重違臺言竟配
龜城非　上意也公逌然就道在配七年不出庭外
一步日取性理書潛心研究安於義命不知身在關
塞千里之外而恬如也丙辰因　東宮冊禮赦還戊
午有給牒叙用之　命而以蒙放未久格不行自是
世念韜寘惟以明農課學自適性雅好山水聞朱溪

山水之佳目綿城歸築室居之次歸去來辭揭壁以
自娛復移蒿善晩結小齋于松楸下顔以白華取山
名與笙詩之義也栽花種竹藏書數千卷宦遊之外
杖屨不離山齋良辰美景與會心人徜徉於水石之
間命酒賦詩有言及時事者若無聞也不幸骨肉凋
喪雖委命理遣而宿恙沉綿易簀前夕猶能酬接賓
客荅應簡牘如常翌朝忽劇考終于壽峯新齋即丁
卯十二月三日也士大夫聞者莫不嗟咨涕洟親賓
来哭者哭甚哀明年三月窆于沃川之環山卯向公
所占葬子之地也配淑夫人青松沈氏同樞諱楳女

婉順有婦德一動一靜無違夫子生先公幾年後公九年乙亥某月某日卒葬祔公墓後以宅兆不利幷遷于中牟之風雩亭乾坐有一男一女男宗幹有文行娶縣監光山金東俊女無后繼子最重亦賢孝有才藻娶郡守高靈申霔女又無后兩世皆先公而歿及公之喪申氏取其夫之再從子泰凞承重代服女適豊山洪重凞一子壽輔進士以文名亦早逝嗚呼豈弟君子福祿攸降以公之才之德天之所以福之者如是子姓不蕃其命矣夫泰凞娶進士安東權淳女生一子一女子錫老娶晉陽鄭宗魯女卽愚伏先

生之承祀孫也女適豊壤趙桂然今獻納錫穆之子
公風標端潔質性精剛見者無不愛而器之篤於內
行孝友敦睦出於天性平生以不識親顏為至痛遇
忌日必齋沐達宵躬執奠需悲哀如始喪每值生朝
子弟設酌却之不御含恤終日事仲季父誠孝備至
仲父之喪公時任昇平聞訃即日奔哭在謫時備送
季父春秋衣服如在家時若得珍羞必討信便不以
地遠計艱而少間其不匱之孝非人可及也有從妹
早寡而貧公摩育之撫其子女如已出婚嫁不失時
重義輕財賑貧恤窮如恐不及宗族知舊皆倚以為

重有一族人附勢而欲害公公若不知情好無替及其死也躬紀殯殮少無形跡之意人皆稱歎常謂廟遷而追遠之誠踈服盡而敦親之誼絶遂置奉先敦叙两契置祭田建齋舍十月上旬定九代以下歲享之規又以暇日聚族叙歡此皆禮法之當然而世人之難行者也其持身也律己甚嚴平居早起盥櫛衣帶必勑几案必整雖燕私未嘗有倦怠之容其治家也裁度有無吉凶之需先事預辦賓祭之用亦皆别備無臨時窘束之患家庭之内威愛兼至僮僕效力肅穆無聲糴糶之入必先下户晚歲居貧而惟以利

澤之及人為意其歿也發舊篋惟深衣槧朝衣各一人皆於是乎益知公之加人一等也公詩文平淡條暢操筆立成怡然理順切於事情素號能文者自以為不及在亂藁未出被謫時有隕結録自明録西行日録藏於家嘗就退溪集朱墨標識為節要而未果爲學者惜之公族子典籍沉撰公遺事有曰嘗從公召募節下覩其密勿才局可將可相而晩廢田間山林經濟莫非根於經術篤於人倫茍使坐廊廟秉國匀其澤物範世未必多讓於古人而與世抹摋齎志而歿後死者不能無遺恨見者以為實録公之夫

人於鼎福先妣為內從故鼎福自幼習聞公之言行亦嘗蒙撫頂之恩今者黃生泰熙持公遺事屬以為狀余辭拙而老且病無以模寫盛德旋念舊事不覺愴感就遺事隱括成文而補以耳目所得以竢秉筆者採擇焉

成均進士浮查先生成公行狀 乙巳

公姓成諱汝信字公實昌寧人遠祖諱松國仕高麗官門下侍中歷七世貫顯至諱呈入我 朝官縣監縣監生諱自諒官左司諫司諫生諱佑官長興庫副使始居晉州於公為高祖曾祖諱安重官承文院校

理祖諱日休號無心翁 贈户曹叅判考諱斗年性
孝友薦 除 慶基殿叅奉不就 贈漢城右尹娶
草溪卞氏忠順衛元宗女有子三人伯汝忠錄原從
勳兩代推 恩以此也仲汝孝壬辰亂奉五聖位板
入晋陽城城陷抱板而死之公其季也以嘉靖丙午
正月初一日子時生于晋州代如面之龜洞村生而
岐嶷眼彩暎人無心公喜曰他日大吾門者必此兒
也稍長靜重若成人八歲就申槽溪霑受學申公即
文忠公叔舟之曾孫於公為姨母夫隱居講學故公
從師為年至十三四盡讀經傳程文各體無不能爲

申公每稱之曰前頭成就非吾所及庚申藥圃鄭公琢為本州教授往受尚書鄭公大加稱賞勸令就師講學癸亥春執贄往謁龜巖李公禎李公許以國器授以近思録勉為已之學秋方伯巡課試雲鶴賦居魁有陶彭澤歸去潯陽無心出岫李謫仙西望洞庭水盡不見之句方伯擊節歎曰不世出之文章翌年春中鄉解兩試由是名譽振一道戊辰監司鄭林塘惟吉與州牧崔松亭應龍選近邑儒生十人會接于斷俗寺公其首也先是僧休靜撰三家龜鑑以儒家置之末且造佛像名曰四天王形甚怪偉公忿然曰

此髡之侮吾道甚矣取接中之印其書者裂之命僧徒毁佛像焚其板南冥先生聞之曰末世人物雖或少時激昂漸就軟熟後生輩百事務爲調適何以進就夫子之取狂簡者此也翌日公拜謁于先生先生迎入語甚款洽而守愚堂崔公永慶來先生指公而語毁佛事崔公歛衽而起敬公因留質尚書疑義先生稱之曰已造篤實地頭及歸右尹公寢疾公殫誠救療焦遑憂慮食不能下咽衣不暇解帶逮至屬纊攀號擗踊絶而復甦晝夜哭不絶聲負酌之器躬自監滌不委厨奴及葵守墓居廬與伯仲定約仲氏歸

家奉毋攝祀公及伯氏守墓省母及朔望節薦外不出廬門不脫衰絰朝夕唯啜牟屑粥奠祭之節一依朱文公家禮參以龜巖居廬時節文而行之辛未春服闋七月又丁内艱哀毀踰禮一如前喪葬後居廬公謂伯氏曰親之體魄託在空山雖不忍捨去若不返魂而守墓則是重體魄而輕神魂非禮也伯氏主喪當奉主返魂主祀事於是公與仲氏居廬壬辰夏挈眷避亂于境内癸巳晉陽城陷仲氏死焉公尋遺骸葬之甲午還家丁酉倭再搶避亂于金陵己亥還鄕壬寅與李宗榮希仁李大約善守爲鷄黍約每歲

春秋兩季之望輪回相訪鄭桐溪蘊亦来參焉公爲
之序即古人真率會之意也公平生交遊皆一代名
勝交際之間恩義兼至見其有非理遭難者若己遇
之必挺身救拔常痛守愚之冤與桐溪諸公叫閽得
伸公素許金義将德齡忠勇嘗殺逃卒被囚公代金
作書訟寃于體察使李公元翼又勸晉陽儒生呈文
以伸之及其出賊招被拿也公與文進士弘運齎疏
訟寃不得公終身恨之後来桐溪言事禍將不測公
歎曰當今任綱常之責者此人也其可坐視乎與吳
思湖長李雪壑大期抗章伸救未徹而歸其勇於爲

義如此己酉俱中生進試先是右尹公臨歿語公曰余以獨身養親早年廢舉失於顯揚之道汝須努力不以吾死而有懈公泣而受命講學之暇勤於舉業至老不休前後發解二十四至是始小成烏癸丑魁東堂試赴京見世道昏亂遂不入試而歸自是長往之計決矣自經龍蛇之亂士不知學公以興起斯文為己任丙辰春就所居琴山里倣呂氏鄉約退溪洞約略加損益而行之又依古小學大學之規立養蒙志學二齋使鄉里後生隨其長幼分處肄業河公潛趙公璑韓公夢逸等若而人信從而協賛之不出十

年文風丕振至登科甲始也譏誚喧騰而終爲遠近
趨風云南冥先生嘗酌古參今定爲婚喪之禮亂後
禮廢復用浮屠法公曰先生於婚喪不從俗設高排
果床一時士夫家多有化之者今又不然因循舊習
婚禮排床猶或從俗至於喪葬祥禫亦皆排床或至
賓客索酒團欒甚無謂也與同志復南冥舊禮由是
習俗少變公克遵先志雖從事舉業而自治之嚴未
嘗須臾放忽所居之地築浮查亭自以爲號又立養
直堂有銘曰堂之北千竿竹其心空其節直卻炎暑
排霜雪君子以取爲則踐吾形復吾性善其養直而

敬常顧諟用自警又於窓壁間大書直方大三字解曰何謂直心要直何謂方事要方何謂大量欵大心不直則邪事不方則曲量不大則隘邪也曲也隘也君子不為直之工在敬方之工在義大之工在誠主一無適則敬為心之主矣裁度得宜則義為事之主矣真實無妄則誠為身之主矣心有主事有主身有主則無窘步曲徑之患故書之以自警又為子孫建四間屋於浮查亭東名以知恩舍取古人教子方知父母恩之語也扁東室曰二顧齋取言顧行行顧言之義西室曰四有齋取晝有為宵有得瞬有養息有

存之義中二間曰三於堂卽孝於親弟於長信於朋友之義也有詩曰浮查亭北知恩舍二顧齋西四有齋日向三於勤着力升堂入室可成堦又作晚悟箴書壁上作惺惺箴以遺子孫又作東賢贊以寓景慕之意作師友録以著講磨之樂其篤於爲學俛焉孜孜斃而後已者公之謂也公絶意進取優遊養閒二十年晩以壽職 除通政資以崇禎壬申十一月初一日考終于浮查亭享年八十七前一日有微感謂子孫曰南冥先生臨終戒內外安靜君子正終當如此是日早起澡沐謁家廟召家中內外一一見問訖

徐曰各歸爾所令正席就寢恬然而逝尤可異哉明年正月葬于州北紺嶽山午向原從治命也公風儀秀偉器量深厚無疾言遽色雖值倉卒驚擾之際未嘗失度所至人皆敬畏寂無喧聒少在龜巖講席龜巖稱其講討精明而公無自足之心龜巖曰成君隱德君子也天性至孝自幼有孝兒之稱平居曲意承順忠養備至及丁二艱廬墓六年每遇先忌前期七日洒掃堂庭當祀日躬自滌器點檢饌需務以精潔將事之時悲慕涕泣哀動傍人三日而復寢年踰八十猶然與伯仲友愛甚篤晝則聯床夜則共衾怡怡

愉愉和氣藹然兩兄先發而仲兄無子公奉其祀每值兩兄忌日齋戒誠潔一如先忌悲哀終日涕不自禁常語諸子曰祭以誠敬為先苟不誠敬奚以交神此七歲三齋之所以設也至於祭物不在豊約苟非誠潔雖豊爲享此古人所以著稱家之訓也日常晨起謁廟退處書室對案危坐披閱古書儼若對賓獨居則拱手斂膝不施惰容客至則或平坐若無繩檢蓋公務自韜晦不以學者之名自居也家庭之間怒罵不及捶撻不行而人自畏服有過則必諄諄教諭使之自改家中上下肅穆無違事常戒家人曰人家

最先着力惟在公賦與祭需也若夫自食不難也賦
稅必先下户而輸之雖或乏絶而不犯祭需公早遊
南寘龜巖之門得聞敬義與孝悌忠信之訓而曰兩
先生言異而實同孝悌忠信非敬義不行敬義非孝
悌忠信不立是不越乎日用行事間盡吾心之所當
然而已遂終身服習自脩教人皆以此爲先公旣博
究經傳傍通百家而猶以爲不足三十後又入雙溪
寺復讀經書及心經近思録性理等書發憤忘食專
心研究三歲而歸自是前日之疑晦者渙然氷釋而
未嘗夸衒于人及遇可與言者講討亹亹天人性命

之義義利公私之分洞然剖析聽者忘倦或問性理之說則曰為學當盡在我之道積習之久上達不難到也不能下學而遽欲上求則志鶩高遠弁與所學者失之矣聖門教人必以循序而漸進者此也若其欺内欺外以盜人爵乃盜天也後必有菑焉又謂學者曰須博觀然後歛煩就簡反躬造約此孟子所謂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者也又曰禮之於人大矣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禮為之節也又曰子之事親盡吾心而已矣文王之視膳子路之負米是皆子職之當然者也若夫魚之躍氷筍之冬生盡心所

感而致者也何必蘄其異乎事親之道其方無窮故事親若曾子則可謂至矣孟子猶曰可也又曰學而慕富貴利達惡惡衣惡食者志不立而終無所就又曰蕩心伐性無如酒色酒慾猶可制色慾尤甚學者須愼色如避寇然後方可有為此而不戒餘無足觀嘗曰士之抱負至大宇宙間許多事不可不知至於籌數兵陣醫藥天文地理亦可盡究然學力不立遽欲留心於此則志荒而業不專矣有才無德邵子謂徒長奸雄不識義理而專心浮詞其弊亦然公於接人之際誠意灌注圭角不露而好善惡惡出於天植

必辨其賢愚邪正而交之鄭稜者仁弘之孫也與李偉卿遊臨江亭累要公之諸子同舟公謂諸子曰彼家威權甚盛為士者不可與權門子弟遊且吾觀稜之為人貌若恭而心實凶狠不可從遊諸子皆不敢往後聞凶疏之謀定於此遊云公之明於知人又如此此時光海失政仁弘當國人之一躡桃蹊者皆躋膴仕而公與仁弘同師南冥晉陝俱是江右而公之父子聲譽著於一時終無一命之霑則公之清操氣節於此益見矣公少有經濟之志而未得展布每觀古人明良之遇感慨繼之毛文龍之來鎮椵島公已

憂之作詩歎之雖處江湖而憂國之心眷眷不已潔身高蹈未嘗有枉尺直尋之意如公者可謂得大易肥遯之義者也嘗曰自鄉擧里選之法廢而後世專以科目取人明經者徒務口誦而不能體驗踐實製述者專事浮華而不知經國遠猷此人才之不及於古而輕薄浮靡之徒日進於朝君德所以不成朝廷所以不正生民所以不安職此之由也識者以為知本之論嘗作我有歌五章以示意又有鑷鬢詞其序曰翁嘗以稷契自比而稷契做未得晚年自稱必仙而真仙亦未成鑷鬢只招兒輩之笑良可笑也然聖

人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翁庸人也安敢以聖人自期雖未能不踰矩自放於佳山勝水從所欲而遊之則庶幾於從心矣公雅有山水之趣少時遊京師登三角山白雲臺中年遊忠原登鷄足山臨老過東海遍觀諸邑如東都登鳳凰臺訪鮑石亭月城鷄林古蹟三遊方丈山登天王峯癸亥秋公年七十八又遊方丈登上峯作游山詩一百八十六句效歐陽公廬山高韓昌黎南山詩句語清壯傳誦膾炙云公外孫壻安公彰漢之子時進受業於公及壬申易簀之歲請問為學之要公口呼十八條名曰枕上斷編自理

氣之原心性之分至於學問之工明析條列皆切於後學者耄耋之年精力至此苟非平日眞積之力操存之實能如是乎公自少肆力於文章才氣出人或山寺或學舍閉户涉獵者四十餘年尤致力於左柳韓歐等書爲文未嘗留意如寫宿搆不尚奇高惟以理勝爲主筆法遒勁奇健冠一世盖少時在雙溪寺以葛筆習於盤石上故畫如鐵索當世能筆者皆莫能及晩年以草隸書千字文藏于家人皆寶玩公之言行詩文鄭斯文是南裒集成帙不幸失火擧入灰燼只有遺稿三卷又撰晉陽誌配密陽朴氏萬户士

信之女兵曹判書 贈左議政翊之六代孫也性嚴有法度先公六年而歿葬于本州松谷生五男二女長曰鑮進士娶洗馬李屹女生四男一女瀚求澥求洛求濟求壻安夢禎次曰鏞娶趙光玹女生三男洙求虞候泗求通仕郎汶求次曰鐄娶柳霽女生二男淐求灝求務功郎次曰錞娶進士朴敏女生二子源求治求進士次曰鋧娶直長河瓊女生三子沂求澐求滿求女長適李玧生女壻安彰漢次適同知崔渫今至六世七世內外子孫無麗幾多人嗚呼公以茂才碩德終老巖穴殉身入地遺跡泯沒今且百五十

有餘年矣天既生此人而報施之理竟無所徵爲善者何勸焉公歿後七紀餘而士林追慕擧祭社之儀享于臨川祠公之六代孫東望袖家狀年譜及遺集以其舍伯東益族侄師濂之意來請狀文余誠不文何敢與論於先輩狀德之文而況在耄耋垂死之中有何精力可以及此乎東望氏懇乞不已且曰千里委来意實有在顊乞留意爲鼎福旋竊思之此不過記事而已則文不文何論遂取家狀及年譜本集一從其辭隱括而增損之不覺其言之長盖公之言行多泯故必欲其詳不得不然耳

死事贈工曹叅議宋公行狀 乙巳

公諱賔字士信淸州人也五世祖司成諱承殷始居嶺南之金海高祖叅軍淑亭有令望與金濯纓馹孫相友善曾祖生員由善祖節制使經考節制使昌娶盆城金氏進士泰碩女以嘉靖壬寅生公于府西下界里第公竒邁異凡兒八歲入學未幾而文理驟達間有聯句有驚人語嘗與同伴小兒獵魚前川有賈客數人扮作士夫樣至川上下馬招公而爾汝之公嘿不荅客仍午飯招公曰爾來食之公忿然曰覩汝行止商賈也商賈而敢爾汝士夫乎遂擧網而言曰

汝之卻夷我必以此物也遂焼之中有年長一人就拜曰童子之氣像不凡必作貴人也致謝而去又十餘歲讀書牛膝菴有樵童捕烏公謂之曰是烏也能反哺古人謂之烏中之曾參忍殺乎取而放之聞者奇之孝友之性根於天植事親色養俱至一遵小學之道兄弟六人公居其二敬兄友弟怡怡如也鄉鄰敬服焉及長餘力業功令五解鄉試連屈春部而遂以文詞聞公懷抱利器竟未有售因廢業自修而性慷慨有大節臨事勇斷不疑人皆就質焉公嘗與為熊川守者有舊公往訪焉時有倭賊之侵掠者入界

本倅聞之失色公曰虛虛實實兵之情也此不過一
時冦掠則不可輕擾人心當大開城門而不動賊必
疑而去倅亦思之倉卒禦無策遂如公言賊果不敢
入而退由是公又以智畧聞萬曆壬辰即我　宣廟
在宥之二十五年也是歲五月倭奴大擧東搶十三
日下陸陷釜山僉使鄭撥死之十五日陷東萊府使
宋象賢死之金海之於萊府咫尺也本倅徐禮元素
怯懦無能為罔知攸措聞公為一邑之望請與議事
時公在家聞變而長子廷伯在八聖寺讀書公往見
曰我雖不命之士平生之志惟在為國而已今國亂

如此我當與本倅同其死生汝從死無義父死於忠子全於孝可也汝急還家與母及弟遠避以存先世一脉可也廷伯泣挽袖與之從公竟不聽曰忠孝有難兩全而我忠汝孝豈不兩全乎斷袖不顧而去禮元見公大喜委以中軍之任曰國亂如此文武何論君雖士流此邑人望無過於君則此任孰能當之公辭不得而受之乃聚將士而誓之曰為國一死臣子之分也今寇亂至此其將迎降乎其將為國一死乎況此府即賊路要衝儘若張巡之睢陽無此府則無嶺南無嶺南則無　國家矣死等爾寧死於國豈忍

降於賊生而抱羞死而為子孫之懿德乎於是而衆
皆曰惟命乃拔擢鄉友李大亨金得器分守城門李
麟趾調軍粮為死守計居數日賊來圍城公夜率數
百人出城斬數百級賊遁去追至竹島俄而賊船蔽
洋而至公入城繕守時援兵外絶資粮内匱晝夜相
持禮元知不能守欲開北門遁走公抗言曰城主受
國厚 恩任一方之任而當此危亂之際不思所以
報國而輕其去就使人心離散獨不愧於心乎禮元
不敢去十九日夜賊刈野麥堆積城下填壕而入勢
不能當城遂陷禮元從北門遁向晉州城無主將士

卒瓦解公勵士獨戰亮鋒危逼矢鎗蝟集而賊呼投
降公憤罵大呼督麾餘卒戰不已仍被鎗而死即是
月二十日也部下梁業孫者目睹而傳其事嗚呼烈
哉公竟以忠烈聞亂後　贈公工曹參議公配安東
權崙之女生二男二女男長廷伯進士有高行光海
朝不爲北黨所染鄭桐溪蘊之挽有北風心不變南
國一人存之句有四男一女男齊賢齊聖齊文齊元
女適鄭喜漸次廷男二女適郭弘埛郭弘坤兄子齊
聖出后女適參奉曹元海參奉安後凱公歿而衣冠
之葬亦未克焉子孫歲祠于先墓之側配墓在某所

云後百十有七年戊子府使李鳳祥即壬辰殉節臣忠武公舜臣之後閲州誌見公事迹慨然興感勸士林建祠名曰忠烈以享公即楚人國殤之義也余誦國殤之詞有曰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言其兵鋒之危迫也霾兩輪兮縶四馬援玉枹兮擊鳴鼓言其忘身而殉國也帶長劒兮挾秦弓首雖離兮心不懲言其視死如歸也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為鬼雄言其英魂長留也楚人之重國恥赴國難若是其切故其終也雖三户亡秦誠以此也方賊之來也非若向時三浦五島一時鈔掠寇盜之比也

擧國來赴實有蹈天捲地之勢是豈昇平恬嬉之餘以不鍊之卒不完之城而能當之乎況是時主將逃遁人心已解鄉邑之文武將吏率皆鼠竄公以白面書生沫血飮泣橫身殉國而不知悔此可謂與日月爭光矣李大亨金得器亦從而死之後來忠義之士接跡而起賊終敗亡而歸則國殤英魂之餘烈也公論不泯　朝家有褒贈之節後倅有建祠之擧於乎猗哉　英宗朝有諸道書院冒濫者限年毁撤之令時公祠混入爲實限外也今　上癸卯本邑士論復起呈于道伯及繡衣遂改建爲公之後孫泰增持李

晉州奎年狀文更求狀于鼎福遂旁求當日事實序次其梗槩用以求正于金官之士林而俟秉筆者採擇焉

宣教郞 贈司憲府持平巳麓黃公行狀 丙午

公諱汝翥字仁老其先昌原人遠祖忠俊仕高麗官侍中三世至居正入我 朝參開國勳官刑曹判書於公爲九世祖曾祖諱璹敦寧府都正 宣廟癸巳駕駐來柔公以縣令殫誠供御 上嘉之 賜流蘇寶結畵角彩筆至今傳于家祖諱在中金浦縣令考諱濼洪川縣監妣青松沈氏判官悌謙之女府院

君鋼之孫　仁祖己卯　賜旌閭沈氏族盛而貴判
官兄義讓當國用事覯縣監公有士林之望必欲鉤
致之公不少撓由是淸議重之公以萬曆戊申五月
二日生天姿秀異性孝友左右服勤養志無違縣監
公奇愛之言必稱孝子及長篤志力學讀書至古人
孝義等處必廢書而掩泣曰士當以氣節爲先覯者
無不爲之激昂年踰弱冠以行誼聞屢登薦剡乙亥
縣監公在鴻山庄所丁內艱不勝喪而卒公攀號擗
踊哀不自持執制踰禮母夫人憂之泣而語曰汝家
素以孝稱若兩世皆以喪圽則此於禮過矣且獨不

念爲老母地乎公感泣受命歸葬于陽川先隴因奉
母夫人廬于墓下時有虜警人心洶懼公將奉母復
歸鴻鄉而不忍遠離墓側盤桓未定翌年十二月虜
大擧東搶列郡瓦解　上蒼黃入南漢大臣奉　廟
社避于江都人皆勸公南下公曰我雖不在一命之
列　君上在孤城親喪未闋而墳墓在此吾將安歸
廟社所在固吾死所也盡室入江華寓於摩尼山
西麓與友人約曰如是而生不過爲逃死之人生亦
可必乎此中避亂人士多矣我則被衰金革之事非
我所能自相團結爲國爲家計無過於此者諸君盍

相與勉之咸僉曰諾於是招聚避亂士友及鄉人奴僕得若干人編為行伍守津口據要害多所斬獲避亂者多歸之奄成一軍人謂之黃其軍以其謀出於公故也時檢察使金慶徵即元勳瑬之子驕傲自重副使李敏求是一箇文人謂以長江天塹不足為憂日夜耽樂置軍事於度外公憤然曳衰即其帳下厲聲謂之曰此何時也而公等日縱酒高會不恤軍務自古未有國危而臣子得全者也因請兵器火藥給義軍言淚俱發慶徵等不悅曰君過慮矣公知不可為歸告母夫人夫人笑曰此當自辨而已自是不脫

衰絰而緊束之收拾傳家文字別置之公知其意曰
夜侍側無何虜渡江城且陷矣義軍移陣於摩尼山
下虜騎充斥兵鋒所及血流被道公與義軍盡力守
禦大小不敵强弱殊勢公洒泣而謂義軍曰吾儕為
國辦此事終當為國辦一死徒死無益不如往依水
營移檄三道收集義旅東歸覲 王之為愈也衆曰
唯命之從公遂奉母夫人及家眷移軍未及發船虜
兵奄至母夫人知事急忽躍投水中公疾聲長慟從
而赴海死即丁丑正月二十五日也公時年三十從
而死者別坐俞櫄妻金溝縣令趙見素妻及一女幼

弟與户少妹之未嫁者亦赴水同死後三日奴得雲於氷澌間得其屍猶不死因以得生後適忠顯公李惇五子后晟公一門殉節如是之多豈非天地純剛正直之氣萃於公之一門而然耶嗚呼烈哉 肅宗乙卯旌閭 英宗己巳 贈持平前配 贈淑人青松沈之河女早卒無后葬驛村戌坐原后配 贈淑人陽川許氏 贈吏判宻之女嶽麓箴之孫草堂曄之曾孫生乎詩禮之家婦德克備公殉節日朝負周歲睟兒往義昌君寓所君夫人即淑人姑母而母李氏同在故也宮奴艤船而待虜兵猝逼李氏携淑人

同載往喬桐得免烏亂甫定淑人躬往戰所老婢數人及鄕人之匿氷裏得不死者詳傳其事淑人晨夕呌號泥步水行禱天祈神募人撈搜於積屍漂流之中辨以手裁之衣縫驗以所佩之物件越七日鉤得沈夫人及公屍顔貌如生衰絰糾結依舊躬自斂柩遂葬于陽川南山驛亥坐原淑人之搜公屍也避亂人之得其親屍者多或無子孫之屍則淑人賣宅斂財而瘞之嗚呼賢哉此豈婦人之所能也乎淑人少公二歲後公二十八歲而卒即 顯廟甲辰三月二十七日也葬祔公墓 肅宗乙卯旌閭有一子鑴禍

變以後至慟在心終身不西面坐不見甲申後曆日
令諸子廢舉至孫許赴子男五人遇一遇淸遇聖遇
千遇瑞女子子六人適尹協李命禼李世翼尹鳳紀
李箕齡趙亨望遇一三子遲㝡昊二女適權世衍許
湜遇淸二子昊晶女適李震白遇聖三子最進士曇
曼武科四女適李之英權䥥朴思遠柳逈基遇千二
子昱㬅進士女適李㬂遇瑞五子㝠文縣監冕文科
暈晃晟外孫及曾玄孫煩不錄易稱立人之道曰仁
與義仁莫大於孝親義莫重於忠君今觀公蹈忠與
孝視死如歸可謂盡仁義之道者也自世教衰仁義

之道不明忠孝之行罕聞忘親背君者滔滔然也噫孰非人子孰非人臣聞公之風懦夫立志非獨伯夷也亦冀秉筆君子有所庶幾故掇採家狀謹錄如右

順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順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

行狀

故侍講院弼善　贈貳成雲溪鄭公行狀

公諱雷卿字震伯號雲溪其先溫陽人鼻祖普天麗朝銀青光祿大夫戶部尚書謚貞禧公自後跨歷兩代簪紱蟬聯高祖順朋事我　中明兩朝官左議政曾祖諱[illegible]號十竹軒官京畿都事北窓磏之弟古玉碏之兄也祖諱之謙成均進士早棄擧業隱居守志考諱晥成均生員早歿妣連山徐氏　贈兵曹參判澍之女公以萬曆戊申七月初四日生二歲失怙養

於外家髫齡有成人氣度及長受學于姨叔杞平君俞伯曾文辭日進弱冠名騰士林性忠孝慷慨多大節庚午十月以皇子誕生別試壯元時金北渚瑬張谿谷維為考官大喜得人壯元例陞叅為成均舘典籍尋遷工禮二曹佐郎北渚為宗伯以事與公往北道北伯尹公毅立見公稱國器金公還朝亟稱公洪鶴谷瑞鳳時掌東詮亦知公為人即遷司諫院正言公以有先累自劾　朝廷不許時論多之轉拜司憲府持平侍講院司書兵曹佐郎旋入玉堂為脩撰校理其在臺署論事有風裁丙子春劄論和議之非冬

清兵猝至 仁祖入南漢公以校理扈從丁丑春
世子大君被質北行從官多謀避公慨然請行 上
嘉之以文學行掌行中錢穀收支 世子有私請而
非出於應用者公輒執不可同僚或有律身不謹者
公戒責不少饒一宰臣有黷貨與虜暱者公唾罵之
以是見忤於人冬以問 安還朝明春復 命己卯
春陞弼善未幾為鄭賊命壽所陷命壽者殷山官奴
也戊午建州之役與本國賤隷金突伊被擄於清人
性狡黠丙子以解方言出来後益尊寵專管我國事
凌轢 君上罵辱縉紳凡所以害本國者攘臂擔當

一國切齒不敢言會清人裴命壽等侵虐本國狀清
帝怒欲殺之公聞之乘此機欲圖之時瀋館僚屬賓
客宰臣朴簹申得淵輔德朴啓榮弼善申濡公爲文
學司書金宗一鄭知和諸僚皆與其謀而公自主張
是歲正月與宗一相議言下吏中忠謹可任事者無
過於姜孝元同坐招孝元謂之曰鄭命壽金突伊二
賊所爲汝所知也清譯河士淡亦欲除之今事裴清
帝欲誅之機不可失除此二賊則國勢尊而進獻無
弊矣前日大諫朴潢弼善閔應協在此時使戊午被
擄人金愛守沈天老等欲呈文于清刑部未果而呈

文今在天老所近日二賊縱恣尤甚偷食進獻梨柿各千個崔相國來時銀子二百兩及譯官崔得男賫來銀貨七駄沒數攘奪文書皆在此亦可殺之罪也汝與天老等呈文發其姦狀清官有問汝對以侍講院官員知之若有問吾兩人當直言之汝勿為慮孝元遂慨然聽命數日後天老等呈文于清刑部清官急招講院官金宗一進去清官問呈文中事宗一曰院官所掌各異司書掌禮房文學掌户房貨物出入文學知之遂招問公公以實對又招問孝元孝元對如公言自後清官累次查問所答如一而可迹文書

在公所二賊知之囑朴簷焚之至是清官問可據文書公言被焚狀曰宰臣朴簷同坐焚之簷積忤於公思欲中傷之及清官招問答曰無是事也所言皆妄是不過欲害兩譯而然也清官即釋簷拘公及孝元于獄移咨我國問其事 上初欲救解簷馳 啓言本國嚴辭請罪則事或可解若伸救則祇益其怒宰相崔鳴吉以其言為是 上從之回咨言別無此事謀害之人罪當死清官遂斷以死律 世子以為人衆不可盡殺令公廣引冀紓其禍而公不從獨當之將刑宰臣請贖命壽勃然曰然則鄭其姜孝元其將

生還乎　世子将親造請贖　駕出命壽跳來遮道
哮喝曰斷吾頭後可進司書鄭知和在傍曰此何人
敢如是命壽怒曰問我何為我是鄭命壽拳打知和
冠纓絶衣紐解　世子欲令飲藥自盡令文學申濡
求藥毒微無驗公與孝元出獄門上馬賚咨官李應
徵宣傳官鄭胤吉押去二賊驅逼如風出西門外至
刑所将斬應徵力爭曰朝令處絞當用本國之法遂
從之孝元與公并命死時豕罵宰臣無一言自辨賢
矣哉天老竟斬即四月十八日也是日天日無色陰
風大作雖胡人見之者無不嘖嘖稱賞而垂泣焉朴

簣請于二賊收屍不許龍馬始許宣傳官朴洞質子李悅及公家奴收屍公在獄多吟咏世傳二律曰賢愚終古同歸盡脩短元非力所營三十二年成一夢數千里外返孤旋死日尚流憂國淚生時亦闕慰親誠關山自此啼鵑在倘逐南鴻過漢城又曰早離蓬華奉 明君玉署金鑾分外 恩命薄可成圖效志性狂宜入禍殃門青春百物皆生意滄海千里未返魂老母孤兒猶有托諸賢終必一一字缺存臨刑索筆題詩曰三良昔死遼河濱三良指三學士關塞浮雲鬼有鄰今招阿震添新伴公字震伯共訪令威作主人又題扇面

曰維懷子儀貫日之忠曾無其福竟墮林甫偃月之計孰拯其寃辭氣從容如平日令布席東向拜 君親各再拜此可以知公平日之所養矣 世子大君大加愍惻解衣以歛設奠以祭訃至本國無賢愚知不知莫不哽咽六月 命内官朴枝榮并與孝元返轜明年八月行葬禮皆自 朝家顧護特 賜廣州慶安 成廟胎峯禁地子坐原祔 贈都承旨再贈吏曹參判月廩其家 孝廟别加哀傷嘗指一公主示婚姻意後竟夭云 英宗癸酉 贈賛成公配坡平尹氏義禁府經歷商衡之女有一子曰維岳公

遇害時維岳年甫八歲 孝宗壬辰秋擢進士壯元
上引見曰此兒若是其長成哉 命擧顏擧顏
上曰汝形頗似乃父汝其勉旃毋止於此期於遠大
仍謂承旨李一相曰此兒父不顧身為國禍至不測
人莫之救予亦力微不得救奈何為之垂涕又 命
承旨曰自朝家廩祿無絕為也又曰孤兒寡妻生計
必難言該曹題給予惠遂 賜虎皮一張白金百兩
米十石布十疋紙二束筆五柄墨五笏仍饋酒食聞
者莫不感歎至有垂淚者明年特 除維岳 獻陵
叅奉 顯宗丁未公妣徐夫人歿 命給葬具祭需

三朝隱恤之典至矣盡矣公於是可以無憾矣噫
當日之事有十分慨恨者朴篬雖反其說諸僚皆與
其謀則豈可立視其死而不之救乎　世子既命
公廣引諸人公之不從而自當則信賢矣諸僚之不
能進去以實公言何也清人移咨亦疑二賊而及篬
馳　啓之際滿院諸人無一言亦何也　朝廷回咨
亦當曰二賊皆是本國賤隸背君反噬侵害本國圖
有其紀但以用事于大國故雖欲陳聞而有投鼠忌
器之嫌今於回咨當盡言之遂盡發其奸贓又以此
意陳奏于清帝則二賊之頭當不日而懸瀋市矣崔

相不知此義惟以諂屈為事與䉕和付竟使忠良之臣被其毒螫豈不痛哉大抵自古弱小之國不得不有皮幣之事而當此之時每有奸侫之徒附敵而脅本國者多觀於宋南渡後我麗末事可知矣為國者平時當別立一法曰以本國人挾敵勢而害本國者當先斬其人戮其宗族掘其祖墓具由奏聞于大國云亦可少戢而天下之惡一也為大國者亦豈容貸叛賊而失一國之心哉每每不能如是而徒以媕婀脂韋為能誠可歎也謀國者當以為戒姜孝元以幺麽小吏猶辦死爭執不少屈則其視當時院官賢愚

何如哉孤山曰簪裾不如吏胥寧不愧乎尤菴曰彼
心金者狗不食其餘東溟曰有一宰爲命壽心腹抑
君助賊後人之筆舌其可掩乎維岳後丙午文科官
至判書二子思忠思孝思忠進士思孝及第孝元死
時年三十七 仁祖閔惻其死 命擇地安葬給母
妻月廩米六斗石魚三束以終其身母妻之葬皆官
給喪需有二子厚精二精私賤也 上命有司以公
賤二口贖厚精及其子次碩後 贈孝元判决事進
士公之曽孫履元與其内從韓君徵鐸來請公狀公
家中罹世禍孤寡相傳文獻散逸無傳今只據尹孤

山善道宋尤菴時烈鄭東溟斗卿三家所撰碑銘及
姜吏家狀傍搜野乘之可以傳信者強疾屬筆湊合
成文以待秉筆者採擇焉時
上之十三年己酉九月下澣僉知中樞府事漢山安
鼎福謹撰

歙谷縣令獨坐窩金公行狀 己酉

公諱光岳字東瞻一曰秀而姓金氏月城人新羅宗
姓也自高麗詹宗太子太師仁琯始顯簪紱世襲恭
愍王時有觀察使自粹號桑村華鼎後 除刑判不
就因自靖焉後二世有大憲永濡又二世刑判世弼

號十清軒諡文簡爲己卯名賢於公爲七代祖兵郎
諱時鉉諱彬進士諱鼎相有文行卽公之三世也妣
全州李氏府使葯女孝寧大君補之後溫惠有婦德
公以 明陵甲戌二月二日生于驪州之五里山頡
秀異凡兒稍長莊重有器度人不敢以小兒易之嘗
畜鷄先君見而戒之以玩物喪志遂撤不爲十歲就
學晝夜勤篤讀必千百遍而止未幾通大義因博涉
經史百家不屑進取而以家貧親老間習程文各體
精熟舉必中選丙午登司馬丙試生員壯元癸丑謁
聖文科聲名籍甚金領相興慶以同宗款鉤致之不

應遷入槐院遷司憲府監察甲寅為黃山道察訪及瓜入為郎署以微事罷丁巳為黃海道都事戊午為顯陵令遞歸後家食累年戊辰徐判書宗伋自湖西伯入秉東銓語人曰吾於湖西得一人乃金某也國家當大用聞其貧甚有老親必先試一縣以慰孝子之心遂為歙谷縣令居五年而歸仍復家食以英宗己卯十二月十六日卒于公州楸下梨谷之正寢享年六十六遺命薄斂翌年某月日葬于公州艾峙山乙坐原從先兆也配橫城趙氏通德郎英傑女有一子墓在忠州元亨里再室豐川任氏通德郎

以達女有三女三室高靈申氏構女無育二夫人墓並公墓同岡乙坐子命耉通德郎女壻申任權進士權尚點申錫祿命耉三子台鎮星鎮翼鎮二女適李永晉李觀延台鎮二子宗兩施兩二女一適柳益倫進士一未行星鎮無子取施兩為后翼鎮一子三女皆幼公德性仁厚志操堅確致力於為己之學發之於行其事親敦族居官接人之節皆可為一世之模楷孝友之性根於天植幼未有知而其於事親愛敬備至不教而能人必稱金孝子十四丁外艱哭泣之哀居喪之節一循禮度觀者嗟歎先君疾革思櫻桃

以不時未進公常茹痛後見櫻桃必泣終身不食案
上常置三綱行實讀至臯魚風樹之語未嘗不掩卷
呑聲服緦闋遭王考喪與仲季父同居守制如禮後
盡以田廬歸于二叔父奉母夫人自驪州徃依于扶
餘外家欲以慰慈意也家業剥落多能鄙事躬稼織
席以養親身不厭糟糠而滫瀡之供侈於富家出外
得美味必袖而進之愉色婉容日侍左右親意有欲
與者則靡不奉承甘毳分于鄉里之有老親者亦錫
類之義也或客至當宿則以親老不得離為辭客雖
獨寢而不以為嫌也為 寢郎時姨母家在 陵傍

奉母夫人來寓朝夕視盤供爲郵官時離側遠宦遂
分遣人馬邀致諸姑母叔母與母夫人咸聚團歡以
慰悅之赴歙邑時親年已七耋奉扳輿行行到十餘
里必下馬問候風日少不佳輒留止官隸齎竭不敢
懷怨曰奉親之行多矣剏見我侯之誠當以公事造
營門累過楓岳而五載之間一不登覽盖難於曠省
而然也晨昏定省捲設寢簟必親爲之或患泄親自
除溷不使人代至老不撤母夫人嘗遘癘疾甚公嘗
糞糞甜推胸哭泣晝夜祝天割指灌血遂獲痊安孝
感之致果如是矣乙亥母夫人年八十三寢疾半載

公衣不解帶者六朔憂遑救療無所不至及遭大故
年踰不毁朝夕啜粥及葬廬於墓側上墓哀號或病
不躬奠必加衰於身伏枕而哭喪畢而羸毁成疾壽
不享年惜哉追其孝思奉先盡其誠敬預辦祭需無
臨時窘急之患祭日别著明衣躬檢饌品薆薆將事
致如在之誠或遠出不與祭則於所舘必正衣冠達
宵危坐十清軒遺文無存公捜輯斷爛鳩財剞劂又
與宗人上　請延謚　贈職其於為先之事殫竭誠
意如此仁愛宗族自近及遠無不周遍恒以遠離仲
季父為恨思慕或至流涕裁衣褁餽春秋省候作宰

時陪侍供奉定省如事父爲從弟騎郎光蓋幼失所恃公教育至于成就寡叔母及諸妹之孤咸聚一室而奉養鞠育之常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與內子相敬如賓出入相拜閨門雍穆如也其於接人謙謹恭遜誠意款款周窮恤急如不及爲與人交久而能敬未嘗言人之過好揚人之善聞親友之喪食必舍肉弔人則不與宴會服用之物與親知共獘而無憾爲公生于黨論之世操履端確不隨俗俯仰善韜晦不以名譽自居雖異趣之人語及公必曰善人人無異辭御下則務盡仁恕而恩威并行簡重嚴默不以

色辭假人而人自畏服居官則在嶺郵值歲侵驛戶
彫弊蠲貢過半窮甚者悉減之餓餒羸而瘞之給種
助糧使農民不失時又出俸錢買牛百餘頭散給各
驛以勸耕三年之內流逋咸集民大蘇焉於農隙聚
民人陳說人倫或有感激流涕者及遞歸吏以官庫
贏錢来納公却之驛民立石頌惠及公之喪別致賻
以表不忘之意其在海幕掌試士習不靖多致鬧場
故前日試官必戒道而行吏以前例告公曰無傷也
屏衛卒徐行多士肅然拱立公嘗痛試道不公故關
節不行惟文是取士論洽然時長連有荒唐船無辜

收繫者數十人累月栲訊不得端緒以此方伯坐免使亞使覆奏公一問立卞具　聞釋囚頌聲載路其在歙谷治政一如黃山而興利除害為永遠計尤以崇學興教為務諭士民建書堂置訓長以教蒙士聚境內諸生分三等逐月再講躬莅勸課或賞賜以奬勵爲重修校宮改置齋服揭榜曉諭使知夫禮讓之風學問之方又推老老之意邑中耆老四時存問或設宴以饋之採問孝親者招見而禮之民多聳動而興起爲公雖不以學問自居而慥慥爲力孜孜爲心用功久而造詣深其於性命精微之蘊無不探賾透

徹嘗曰君子立德在於吾身非高遠難行而其大者忠與孝而已苟於此勉斯過半矣公可謂下學上達之君子矣中歲以後知世道之難為屏跡丘園若將終身舍東有小山名曰獨坐公取以為號作窩記以寓意平居必蚤謁家廟退而讀書若中庸心經近思録大學衍義朱書等書重複循環又裒集近世人嘉行名曰聞見録常目嘉歎訓誨子弟不汲汲於科臼而必諄諄以實行其於詩律未嘗經意而所詠冲淡有趣味其於與人書札代人疏章亦莫不盡其贍美子弟歆騰出則曰且漫毋爾為也亦可見務實行畧

文華而不自滿足意也同社有龜翁鄭叅判彥忠鷗巖鄭處士彥覺公與之友善道義相劘理氣相辨而相敬無諧謔人謂之君子之交也時湖右縉紳有令名者三公及金叅議汴光權校理世橘而忠信篤行推公為首龜翁祭公文有曰公以忠信之質輔之以學問故措之身心則為實德事父母則為至孝處宗族則為至睦與朋友則為至信居官莅民則為至誠或曰公德有餘而才不足是不知公也傳曰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誠也公以誠信為本則於天下國家何有焉故宜左宜右宜大宜小

其正道明誼忠信懇篤宜　經筵其鑑空衡平大公無私宜銓衡其綜理微密細大不遺宜百執事其愛民如子居官如家宜字牧不試故人未之信而惟孝友于兄弟是亦為政以為政于家者可推之天下國家矣李副率喬年亦曰觀公之生宗族稱孝鄉黨稱仁吏民懷惠歿而宗族鄉黨咸曰鄉先生可祭也公之不食其福不施其才命也夫之二人非阿好者也目見而言之人皆謂之實録鄭承旨彥暹嘗謂鼎福曰吾入翰院草史於金丈某書卒於我光榮噫才德之不兩全久矣以公之才之德何試不可而竟未展

布時耶命耶世有良史則公之文學可以入儒林傳公之德行可以入孝友傳公之苦節可以入卓行傳以一身而備衆善如公者盖是間世一人聞公之喪同里百餘户皆行素於成服前是孰使之然哉其後湖西士林發文有建祠旌閭之議雖未上 聞亦可見公議之不泯也鼎福夙聞公名恒有執鞭之願而不可得今其曾孫宗兩持鄭持平汴狀草及李副率所記遺事來請狀文其敢辭諸疾病昏耄難於屬辭謹取二文略加裁正而不覺辭繁盖惜公之言行或有遺漏而然也己酉二月上弦漢山安鼎福謹狀

故正憲大夫吏曹判書壺峯宋公行狀

公姓宋氏諱言慎字寡尤號壺峯其先湖南礪良郡人始祖進士惟翊三世而至貞烈公松禮事元宗誅林惟茂官都僉議中贊子良毅公玢僉議中贊孫正嘉公瑞僉議政丞三世俱策勳拜相正嘉公於公為九代祖自後簪紱相傳為東韓大族曾祖諱壽定州牧使 贈兵曹叅判祖諱末璟陽川縣令 贈吏曹叅判考諱崔鍾城府使 贈左贊成妣 贈貞敬夫人居昌慎氏左叅贊時復之女有婦德 宣廟朝以孝行旌閭公以嘉靖壬寅五月二十日生生有異質

九歲受大學而文理驟達時妖僧普雨以左道惑亂人心朝廷及太學生皆論列罪狀公見朝紙憤泣裂去人皆異之十一歲陽川公命名曰承誨公跪進曰母氏生我祖母育我恩皆罔涯願以兩母姓氏為名歆終身不忘陽川公大奇之遂名曰許慎祖母姓許故也後去忄存言曰顧名思義十二受孟子詩傳始作五七言詩語輒驚人十四作古賦論策十五博通經史詞翰日富纔弱冠將製疏闢佛請誅普雨不果公早知文詞外有為己之學從遊柳眉菴希春許草堂曄盧蘓齋守慎之門而師事退溪李先生先生許

以激昂軒輊而勉以遂志之工博文約禮忠信篤敬
之訓其期待已不淺矣丁卯中司馬久遊泮宮名譽
藹欝丁丑秋登謁聖文科選入槐院戊寅夏入翰苑
八月轉堂后為注書己卯以洛文點馬奉使關西夏
陞殿中庚辰春為禮曹佐郎遂為司諫院正言劄論
徐益尋遞付軍職秋陞兵曹正郎又為正言劾罷青
陽君沈義謙尋遞拜兵曹郎又為獻納遞為直講丙
戌春以巡撫御史奉使湖南冬選玉堂為副脩撰丁
亥春遞為典籍復為修撰冬陞拜掌令遞為司藝戊
子春以救荒御史奉使京畿以病遞還夏為弘文舘

校理遞爲司藝俄陞司諫病未出謝遞爲司藝冬陞
爲司成同日還爲脩撰己丑夏遞爲典籍直講以災
傷御史奉使嶺南還爲弘文舘校理冬因事遞罷庚
寅又因鄭逆之獄一時士類多被囚繫公亦以是坐
罷辛卯秋特陞叙拜司成兼備局郎還爲弘文舘校
理冬爲司憲府執義陞拜同副承旨俄陞左副承旨
同日又拜都承旨壬辰特以才局進秩拜平安道觀
察使四月倭奴入寇列鎭瓦解兵鋒甚急　上去邠
五月初賊陷京城　上進駐平壤俄而臨津失守賊
勢漸迫　上欲出避城中大亂左議政西厓柳公招

土官年長者諭以義理公又摘發首唱者三人斬于大同門内於是亂民皆散　上之在平壤公盡瘁艱危鬚髮盡白六月　上駐龍灣親授　列聖御寶六十餘顆于公公涕泣拜受終始保完賊退後乃納其年七月遞方伯為工曹叅判兼本道巡察使移拜咸鏡道巡察使轉向北關招集軍兵剋日討賊而為當路所忤以白衣從軍請罪而繼請遠竄遂配長淵乙
未春蒙　恩放還未幾叙付上護軍兼都揔府副揔管出為江原道觀察使丙午春遞付軍職其年夏兼副揔管出為京畿道觀察使秋遞拜中樞兼揔管冬

為刑曹叅判出為咸鏡道觀察使己亥四月丁内艱
辛丑夏服闋即為漢城府左右尹冬兼摠管又兼同
知義禁府壬寅春為兵曹叅判特拜工曹判書兼知
義禁府轉拜禮曹判書夏拜吏曹判書兼知　經筵
癸卯遞拜刑曹判書兼知春秋館又兼同知成均館
事轉拜議政府左叅賛兼知義禁府事又兼　世子
左賓客俄拜司憲府大司憲時重建　太廟公手劄
請遵古禮昭穆之制遞付中樞復拜大司憲遞付知
中樞又兼都摠管冬陞正憲甲辰又拜吏曹判書秋
因大赦以罪廢士類直請書　啓事推遞是年諸功

臣勘錄時　宣廟手教以公善保　列聖傳寶使子
不失舊物功在　廟社遂録於宣武二等繪像定號
而公以勳名不襯於宣武懇辭乃免只録於原從一
等丙午秋爲知中樞丁未夏拜大司憲七月遞爲知
中樞戊申四月遞付上護軍及至　宣廟賓天元凶
當國搆成罪名論以遠竄而光海以　宣廟耆舊止
於放歸田里又於庚戌夏奇自獻以儒生斥巳之疏
謂公指嗾誣陷縲絏旋被放釋壬子十一月十五日
仍疾卒于廣州盤谷別墅享年七十十二月葬于
廣州西陰村山谷里乾坐與配墓同穴從先兆也自

戊申至癸亥十六年間名在罪籍抱寃莫伸及 仁
祖反正首除奸凶羣枉畢伸復公官爵是非不待百
年而定天道果不誣矣公旣參原從一等則死後宜
有褒 贈之典而時當昏朝其勢固然 改玉後只
復本職無 贈爵亦欠典也公忠孝敦睦博達寬毅
至於事親則晨昏定省出反告面自少至老終始不
懈喪葬祭禮一遵朱文公家禮居廬拜墓不避風雨
三年哭泣祭席沾濕事君則立朝論事辭氣凜然
聖批稱以萬世正論至有猛虎在山之譬受知 宣
廟殆三十年一心殉國 宣廟賓天後每於朔望遥

拜 園陵雖雨雪無闕公自在布衣時尤致勤於奉
先之節始祖以下先壠幾盡立石自撰自書而刻之
至於睦愛親戚無間踈遠而尤重宗族訪問枝派手
成世譜壬亂時興陽宗人留京者多公率歸葺營畢
竟得全厚賂而送之今幾二百年矣而興陽之宋若
逢公子孫必曰我輩之得保今日傳世不替者皆壺
峯公之恩也公常恐正學不明其奉使嶺南而還請
刋退溪集以正士趨又嘗請治郭再祐談仙許筠崇
佛之罪以定民心此可以見公學術之正矣晚來屛
居郊野自號放菴切不以時事相及唯以花竹圖書

俾與村翁野老共得歡顏以終餘年平生所稿裒爲
九卷丙子之亂不幸見失只保晩年所成聖學指南
一書耳配貞夫人淸風金氏　贈吏曹判書士元之
女生後公五歲丁未三月三十日卒于己酉五月二
十四日八月葬祔公墓夫人柔嘉貞靜事舅姑以孝
奉祭祀以誠撫孼產如己出至於妯娌族黨咸得其
歡夫人無育己酉取公祖兔親掌令承禧第二子駿
爲後甲子文科壯元官副提學側室一男道生娶縣
令黃鷗之女夫妻俱沒副學先娶楊口縣監曹胤祉
之女生一男曰文吉監察後娶　贈領議政金汲之

女生四男一女長曰行吉文科都事次忠吉次性吉
次獻吉文科學諭女適主簿朴之斌側室三男一女
長曰餘吉次啓吉次胤吉文科縣監女適生員沈紐
不佞嘗於公之後孫徽成家得見 宣廟御筆帖跪
奉莊玩金章爛然輝暎日月想其時則亂時也兵務
方急萬機至煩而心畫方嚴字字整正無一毫老草
氣 大聖人心學之素養可知已且其辭旨鄭重
倚庇深厚若慈父之詔孝子錫賚便蕃段帛紙筆藥
丸之屬前後不可以一二數有如是之 聖君而公
之見 顧之重又如是則公之賢益可知也惜其年

代久遠遺文散佚子孫窮獘無以彂揚盛德只據公之孫監察公斷爛狀草而畧加刪潤求正于秉筆之君子烏爾

司憲府執義 贈吏曹叅議漫隱韓公行狀 庚戌

公諱浤字仲澄其先西原人始祖蘭佐麗祖統合官太尉克昌厥後繼世熚爀有封有謚為東韓盛族文敬公備號柳巷文章道德師範一世子尚敬入本朝為開國元勳官領相謚文簡文簡孫繼禧 贊成兩朝再策勳封謚文靖於公為六代祖曾祖諱性源文府使 贈知申祖諱檥 贈吏叅考諱亨吉文兵

叅爲 仁廟名臣阨於時不大顯配延安李氏延原
府院君光庭女生四子公其季也公生于萬曆己未
二月十四日生有異質弱不好弄有成人器度叅判
公奇愛之及長敦孝友勤學業遊觀雪看叟兩先生
之門兩先生皆期許不淺早廢擧專意經傳而尤用
力於中庸惟以躬行實得爲務甲申遭外艱執制踰
禮每亥時夕哭丑時朝哭未葬啜粥卒哭啜糲飯三
年廬墓朝夕哭省風雨不避陽坡鄭公太和薦之於
朝以孝行己亥 授 宣陵叅奉公入告大夫人
曰薦目不似不敢冒出仍不仕後丁内艱執喪如前

過戚致毀竟成清羸之疾尤無進取之意乙卯以後薦入南臺至于巳未為持平者二掌令者六執義者二間 除掌樂正皆不赴間有 別諭但引疾上章無一言及於 朝政庚申變局後相臣金壽興薦晩安堂李公后定及公至公有曰前正韓某素有聲譽屢登薦目而斂退丘園竟不一出其論議氣槩有非齷齪者可擬如此人別為褒進以勵末俗自乙丑至丁卯連 除執義者六皆不赴公恬然於利害得失之外超然於予奪翻覆之際出處之不苟如此其潛德幽光有非凡夫俗士所窺測也戊辰五月命家人

脩遠具六月初四日以微恙考終于原州寓舍八月
葬于砥平巨檀丙坐原與夫人墓合窆庚午相臣
筵奏 贈吏曹叅議夫人綾城具氏叅議宔之女先
公一歲卒生二子一女男長世謙三登縣令次世諫
潭陽府使女適李鼎賢公天分既高克養有素平居
無疾言遽色教子弟御奴僕正已率下恩威并行人
皆感服壬戌捨京第卜居于原州梨湖即叅判公桑
梓鄉也家甚清貧無田可耕惟以課花治圃為娛
朝家 命除一子近邑為榮養之地長胤為清安縣
監頻以食物問安公曰此亦 君賜也不可獨食必

分饋鄰里公視世之勢利紛華若將浼己當路諸公皆勸出仕白湖尹公屢書勸勉公略不動念南坡洪公即公姨母夫也旅宦之日寓於公家及秉東銓公出避于高陽墓下亦遠嫌也白湖及混泉李公主北伐之義公貽書混泉言其不然及庚申之禍白湖受杖投畀公遣子弟慰問其答書曰世道至此網羅四張而兄獨閉户吟病終令吾輩納拜甲寅後朝議分清濁公嘗戒南岳權公瑎曰目今權勢清不如濁而日後之害必偏於濁果如其言故南岳挽有曰心中尚記箴規切事後方嘆識見明公少好讀書中嬰羸

疾雖未肆力而終日寓目皆性理書也或勸公著書
公曰經傳微意先儒闡明既無餘蘊矣若於其間採
摭糠粃竊附已意亦不無顚倒矛盾之弊此豈余淺
見所可敢哉公嘗謂門人權監司歆曰我東士禍多
出於儒術此無他盖緣學未至而名先播德未邵而
責先重以致行止掣肘姦諛乘釁豈不懼哉卽今黨
議三分禮論轉激必為禍人之機陷眉翁之此時登
庸甚不幸而雪爺之不遇幸也公少時堂號曰休眉
叟先生刻圖書以漫隱送之仍以為號噫士君子生
斯世也誰不欲尊主庇民康濟一世而道有汚隆時

有利鈍是以有或出或處之不同也當 肅廟甲寅
乙卯之除黨議横流戈戟相尋 少主臨御貴戚如
林可謂道不隆而時不利矣以踈賤覊旅之臣一朝
排其間而奪其局是宜君子明目審察處也未幾而
以金沙之才學而竟殞其身漣老之宿德而未免竄
步進退之難其如是夫 公生于其時 旋招屢下長
往不歸竟為一世之完人豈不賢哉年前韓君秉約
以公遺事請狀于鼎福老病昏耄因循未果而韓君
歿矣今公之承祀孫英耆來又申前請其忍辭諸謹
據以為狀如右以俟秉筆者採擇焉時

上之十四年庚戌二月朔朝後學漢山安鼎福謹狀

資憲大夫戶曹判書迭翁崔公行狀 辛亥

公諱璓舊諱瓘字瑩中號迭翁其先江華府人始祖益厚仕高麗官司僕少卿歷評理孝章知都省事光義平章事瑾右僕射宗秀寶文閣太學士兼禮部尚書伯全判寺事泓凡七世八世至龜壽入我朝為司僕卿歷兵馬使安雨文義縣令渚司果自潤於公為高祖曾祖諱灝承文院判校 贈副提學祖諱彥純居昌縣監 贈左承旨考諱承世龍岡縣令 贈吏曹判書三世 贈爵皆以公貴也妣彥陽金氏奉

事節女公以嘉靖癸亥六月三十日丙子生聰明夙慧纔四五歲與羣兒戲言笑動止如成人見識過人好讀書七歲能作詩句語淸絶人皆竒重之十八謁蘓齋盧相公相公語及時事因記得前年朝報上緊語忘未之誦公應口對數行相公瞿然深歎曰少年留心國事如此他日公輔器也萬曆庚寅我 宣廟之二十三年釋褐以甲科例受司饔院直長辛卯陞成均館典籍俄遷刑曹佐郎壬辰拜兵曹佐郎四月倭亂扈 駕到平壤以父母年老二弟幼弱陳疏省覲賊退馳赴龍灣癸巳 除兵曹正郎户曹正郎爲

養求外為靈光郡守時議留之未得赴甲午春以宋儒直逆獄推鞫問事郎廳陞拜成均舘司成六月遷司諫院獻納時總兵顧養謙遣叅將胡澤劄付本國大臣使我國請倭封貢事奏聞 天朝廟堂引見論議不一公入 侍啓曰今此胡叅將不顧我國復讐之義脅要倭奴 封貢之奏寧不痛心哉凡事謀之於始今若不痛絶此論 天朝厭兵久矣必不肯發兵更救其勢終歸於和矣邪議一發所關非細可不察其始而慮其後乎且 啓曰海平府院君尹根壽戶曹判書金命元俱以輕率之人不自愼重儐接胡叅

将時不思大義之所在惟以無忤天将為得策請封
倭奴不以為怪據經守正之論不聞於爭辨之際依
阿曲從之態反形於醻酢之間上本莫重之事一聽
其指揮 國是日撓莫可扶正請推考 上依 啓
十月又拜獻納時大司憲金宇顒大司諫李曁等論
鄭澈鍛鍊逆獄搆殺賢士之罪掌令李慶涵持平趙
壽益立異避嫌公 啓曰鄭澈之行胸臆殺無辜得
罪於萬世公論 聖鑑既已洞屬國人莫不昭知特
其罪未加耳護澈者求說不得或稱時非可論或謂
非澈所為不恤 國是一何紛紜夫公論 國家之

元氣不容一日之或泯今若諉諸時危沮遏不論則不幾於斬伐消鑠而使之無乎況澈之秉時構枉者不獨崔永慶一人而至于今日肝肺盡露十目難掩李慶涵等遷就其辭過慮搔擾不靖而不知自陷於搔擾不靖之歸請遞差　上依　啓十一月拜司諫院司諫以驟陞三疏固辭不　允入侍　經筵講畢

公　啓曰當今宵旰　宸念廟堂籌度極盡無餘年少小官何敢更贅但今者徒以倭寇爲憂而至於民怨憂不及爲臣竊怪之以城中言之生齒都盡炊烟斷絶白骨崢嶸傷心慘目有難忍言以外方言之則

徵斂煩重民困已極自古亡國之變何代無之豈有
人消物盡若此之時乎今若不舒民怨猶踵前轍則
臣恐羣盜一時并起天心亦不保佑不待倭寇而國
必亡矣頃者自 上軫念饑民至分 御飯米而賑
之瞻聆所及孰不感激然而愛民之令雖下愛民之
效未著臣恐愛民之誠或未實而然也臣聞慶尚京
畿凡徭役盡蠲減而內需奴婢身貢仍 命收納內
需奴婢亦是 王民獨不蒙惠不亦可矜乎況如此
之物雖或捧之自當委之軍需此豈崇聚私貨之時
乎臣聞大內至近之地畜養善馬所聞之言未必皆

賁而若有是事亦一 聖明朝可慨事也馬政自有
太僕何必如此而近於玩好 上之所好下必從之
今當 躬先儉約以身帥之使朝廷四方知所從而
則之轉禍之機亶在於此而恢復不遠矣頃者以三
司 啓辭特正奸臣之罪輿情莫不快之且逆獄時
為奸臣所陷人多寃死此豈特奸臣之罪其在 聖
明亦不無過舉矣至於 宗廟之變市井之民枉死
者無數一人之妻眷雖至二三并皆孥戮寃枉極矣
今當下哀痛之 教以為逆獄及 宗廟之變或見
欺於奸臣或乘怒於一時濫殺人命是余之咎云則

足以慰悅幽明固結人心矣伏願　體念而速行之
臣嘗聞鄭介清之為人見識頗似固僻然好讀書業
儒者云臣實未曾一見其人被罪之由亦所未知但
聞其弟太清至今行素曰　朝廷若知吾兄曖昧而
死吾當食肉云此至痛之言令人可憐也　上曰此
言極是予當體念司僕適有牝馬衆馬之中難於喂
養故命養之於内豈有他意翌日　命出其馬乙未
拜　侍講院輔德知製　教兼春秋館編修官丙申
拜弘文舘副校理知製　教兼　經筵侍讀官春秋
舘記注官　侍講院輔德　上專為輔養　東宮勿

令遷動又陞弘文館修撰遷司憲府掌令又拜內贍
寺正秋爲養乞郡　除富平府使闔衙遘癘太夫人
病革氣絶公血指灌之即甦丁酉夏漕船敗于仁川
地仁倅夜使人潛移敗船于富平境公坐罷而終不
辨也冬拜司憲府執義知製　教兼輔德戊戌陞拜
同副承旨五轉爲右承旨又拜司諫院大司諫時刑
判洪汝淳貪縱公劾之公論快之金藎國南以恭等
分黨攻西崖柳相公指士類爲奸黨公亦在指目中
先大人時任龍岡公往覲中路　除右承旨不就仍
寓江西村舍己亥　除安州牧使時先大人已罷龍

爾泰兩親于城西私舍榮養備至適值天兵捲還使命絡繹身任路傍策應萬端責立夫馬支放糧餉酬酢之際甚其騷屑而不動聲氣游刃恢恢接待天將皆得歡心晨昏省親不廢風雨勸民農桑剗民獘瘼至誠惻怛視民如子一境賴安秩將滿以事罷歸民追思之不已至有涕泣曰前有李爺後有崔爺李爺即完平相公也有遺愛碑辛丑奉親來寓西湖杜門謝客惟定省外一味就閑未嘗談及時事自此無意於榮進卜小築於臨津上游若將終老於江臯之間蓋以黨議漸横不欲干涉而然也吞金襄陽時獻書

曰蘧伯玉知非之年倏焉而至錢若水勇退之志庶
可及也壬寅秋拜忠州牧使時柳永慶當國外托公
論將擬公吏部公聞之夜見銓叅宋淳乞外求養言
甚懇迫淳感而許之有是 除癸卯量田時公親莅
田畝摘伏如神抑制兼并民結均平忠民至今愛戴
如父母有遺愛碑甲辰遭外艱丙午服闋拜兵曹叅
議丁未拜左承旨未幾加資拜全羅道觀察使公按
道之初退出汚吏李昌後除去宮家作弊之徒政先
寬民威制豪强守令革心奸吏斂手一道澄清民愛
其惠頌聲載道桂陽驛前有鐵碑盖思之深而識其

異政也戊申秩滿入拜同知中樞府事秋拜慶尚道觀察使下界未久以大夫人病辭遞己酉春拜刑曹參判俄遷司憲府大司憲又拜弘文館副提學冬拜平安道觀察使下界之日愍箕聖廢祀 啓請立後
朝廷以箕子直孫為崇仁監以俎豆之時西鄙晏然無邊釁可憂而建州奴酋養兵數十年公獨憂之曰不出十年必為西鄙患親審義州城相度形勢改定城基 啓聞于朝與府尹李弘胄協力築城廟堂之議不一而白沙李相公漢陰李相公深然之力贊其議庚戌起後公以為城不高易犯石不大易陷伐

取大石廣占城基嚴董其後築之堅固有金湯不拔之勢辛亥春城未訖功瓜熟而遞李弘冑亦隨而遞厥後按本道者置之度外莅本州者視爲尋常盡棄前功不過修飾外面以備觀瞻而已至丁卯之變而城竟陷公之爲國遠慮未亂先見之明於此益驗矣

壬子拜同知中樞府事又拜戶曹叅判癸丑拜咸鏡道觀察使巡察山川險阻修築城津山城甚得嶺海守禦形勢之勝　啓置僉使以設鎭乙卯秩滿入拜兵曹叅判丙辰拜戶曹叅判丁巳陞拜戶曹判書戊午移拜刑曹判書自丙辰以來李爾瞻主張廢　母

之論凶黨滿朝公心決退休黽勉隨行入室憤歎仰
屋長吁逮陞戶判歸計已決數月內辭章累十日夜
憂惱凶徒既定廢 母之論三月十一日會議賓廳
公年定一死自分誅殛之至而大夫人時年八十二
聞公不進以為禍將不測先歎自決而無知公遭此
難處之變不得已飲泣而起一造庭而退此豈公之
志哉翌日即呈疏辭遞奉親退休于西湖四五年不
復入修門光海至以偃息郊圻視國事如秦瘠斥之
友人韓嶠正直士也有詩曰覆雨翻雲晴九疑世間
交道盡毛皮仲之三北非為怯堂有慈親鮑叔知世

以為知己之語辛酉秋遭内艱癸亥冬服闋甲子拜
司直 仁廟反正之翌年也公詣 闕以庭參自劾
請罪 上不以為罪優荅焉冬以開城留守受誣被
逮 上燭其奸特 命昭釋丙寅拜漢城判尹丁卯
胡亂承 命扈 駕東殿公自丙寅夏患風痺之疾
南下之日扶曳途上堇堇陪還戊辰冬公陷凶賊之
誣而柑橘之頒及于席藁之中繼下勿問之 教快
賜申雪公泣謂子曰父母能生我育我不能使我
在死而生是 聖恩有踰於父母也己巳夏宿病加
重承 恩除未能 肅謝庚午五月初三日癸未卒

于正寢壽六十八八月壬申歸葬于利川治南松谷
先塋庚坐之原　上命別致賻公性質迢邁沉重自
守簡默寡言律已嚴正接人寛和莅官居家動遵法
式性至孝自幼稚惟父母是順承顔養志左右無違
父母在堂不蓄私財决科以後官至正卿騶直祿俸
及外方所遺盡獻慈闈請周給兄弟親戚而已不預
爲祭祀致其誠敬非病甚必躬行及遭艱棺槨衣衾
必盡精美泣血悲哀未嘗見齒友愛二弟訓誨不倦
撫恤寡妹與之同居其居官留心國事夙夜匪懈左
右酬應應輒中機如有緊關公務忘寢苦思枕上起

草取燭而書之剸煩理劇剖决如流文詞贍敏下筆滔滔戊戌年間公在銀臺時當搶攘接見天將文書紛紜日不暇給而應對周旋敏速如神舉行條件未曾先記記在心上而隨事輒施百不一漏同僚皆服其能公操守公正嫉惡好善不容私意辛慶晋見斥於弘録公以其讀書端士力言還薦許筠被薦翰苑公以其居喪不謹主論劾黜柳希奮使南以恭間擬公意欲使附己公正色拒責之其後屢擬顯職而希奮輒陰沮之瞻賊用事公視若虺螫不一至其門瞻賊懷憤嗾其黨欲陷公而卒莫之中其亞於地部也

判書李冲每事必問不敢擅決冲病且死以事私囑公公據義斥之冲歎曰崔某為人終不可以私干也其亞於西銓也判書臨政問所知之人公曰無所知也一年同席終無所舉判書敬服之其在西闕也尹暄為定州牧使持牒吏稽留其家歆免罪瞞告曰巡相裂破報狀暄大憾之公終無辨焉暄後知為吏所欺歎服曰吾為崔公所包容久矣居家一味淡泊不事產業絕意營求家徒四壁一瓢累空而晏如也氷蘗之操至老彌篤室無帷屏之屬屋無所障門無所掩而不以為意也及公之喪破屋數間擔石無儲斂

無衣衾殯無廳事親賓入弔者嘖嘖稱歎曰公之清操蓋棺益可知也平居暇日不設雜技家庭訓誨惟在忠孝暗室獨處無傲惰之容與人語終日無戲謔又未嘗談及女色其存心持己之正如此癸亥以後遭遇清明 上之眷注殊隆將大用而年衰多疾且為不悦之徒所擠排使活國之手未盡展布賫志而歿人皆惜之貞夫人廣州李氏郡守好約之女灘叟先生校理延慶之孫家傳詩禮淑聞幼彰事親奉祭聿修婦道不幸早世生一男一女男始量相禮女適辛暻安東判官側室生四男三女男明量魁武科折

衡次偉量進量裕量女坡城守流金是宗華山監某始量三男四女男晠晗晐女尹世獻黃瀏愼熹暻五男二女男懿準懿度懿式懿矩懿方女適申某噫今距公歿百六十餘年矣鼎福自幼聞公為一代名臣而言行事實無從考問公五代孫廷說來請狀公之文而文獻散佚無徵只有家狀舊草而又失撰人姓名鼎福老洫耄昏不敢當固辭不得受而讀之其文有今　上反正四字即公同時人也同時人而記耳目之所聞見則其為實錄無疑矣今依其狀略加裁定而直序之如右太史取而特書太常考以易名紀

諸金石而昭示方来在當世立言之君子焉時
上之十五年辛亥嘉善大夫同知中樞府事廣成君
漢山安鼎福謹撰

篤行南君行狀 辛亥

君諱允協字景祖宜寧人鼎福故友存窩處士赫之長子也世德在存窩公墓誌妣青松沈海朝女文佐郎漢弼曾孫以 英宗壬戌六月二日生于振威縣之桐泉里幼頴異擧止不類凡兒六歲學小學課誦無滯七歲作字無異老成人皆奇愛之及長律身必盡小學之道乙亥遭外艱歲且大荒從祖潛窩公勸

移公州之葛山先塋下為就食計壬寅奉慈堂還桐泉乙巳感疾二月二十九日終年纔四十四返葬于葛山先塋後麓子坐原祔河氏墓河氏晉州河達海女文孝公演之後無育後室交河盧德河女生一男後君五歲十二而夭既葬之翌年君弟允性具狀草請余文之曰吾兄雖以匹士窮沒草萊而志行誠有不忍沒者仍掩淚而歷數之曰吾兄自幼以孝稱後事偏親雖菽水難繼而色養定省左右服勤惟以承歡養志為務尤謹於祭祀之節雖品數不備而殫竭身心致如在之誠又曰人誰無兄弟人孰不友愛而

至於吾兄友愛之道求之古人亦罕其有者允性少於兄六歲年紀不甚相遠而保之如嬰兒允性素羸弱善病癸巳患毒疾幾死兄晝夜扶護百般救療至於嘗糞藥物之穢惡者先嘗以勸之病態回甦後又患腦後腫腫毒大肆兄口吮以拔其毒腫亦良已辛丑允性患羸病臥廣州妻家兄聞之尋醫於湖南地還入洛製藥而來饋之時當嚴冬徒步跋涉幾千里見者莫不嘖嘖歎賞允性有頭風眩暈之症兄必達夜摩擦痛定而止允性或有出入則兄必偕往歷險則慮其顚跌涉水則躬其抱携止店舍則護其坐臥

過暴客則誠其酬接至於一言一動起居飲食未嘗尋常看過或出接山寺則臨發之誠接信之書每以慎疾謹行申申勉勑兄或出外則留誠亦然允性受兄莫大之恩更僕難盡今則已矣豈不哀痛哉又曰吾兄嘗曰富貴在天不可力求至於秉彝之良知天賦於我者也茍能擴充則為賢為聖豈有閫域之可限哉孝友行於家則是亦為政夫子已言之不必祿仕而後為政為政之道莫大於孝友又曰一飲一啄皆有定分决不可違分營求其言如此故凡於營求事育之際靡不盡心彈力而非義之事枉曲之求未

嘗萠於心而發於事嘗誦百里負米鷄豚逮存之語
以自警又曰吾兄素性不喜諧謔儕友酬酢辭氣和
平言語醇慤只是一端誠意灌注於人常言余本至
窮無取之人惟當以誠信接人豈可以詼諧卻悖之
語無實不誠之態取媚於人乎且曰一言一動若違
於誠敬二字此心愧懼久而不已又曰吾兄記性絶
人欲治明經業先讀論語潛心玩繹妙契於孔門心
法乃曰爲人之道治此一部足矣家業剝落不暇於
事育之憂旋廢經工而至於論語至于晩來而誦討
如流自云平生得力專在此書又曰吾兄禀性和易

物我無間見人有不孝不友者悶若在己近地有人不順於其父悖逆扞格其父不能制兄為之悶然託以消遣日造其門必引古今孝子順孫卓異之行傳誦而稱道之又以孝為百行之源無不是底父母等語反復開釋如是數月其人耳濡心染不覺大惕悟頓去前習終為克孝之子其父乃謝曰公能教人不教之子而變化愚迷之質公可謂以德化民者也鄰有悍民兄弟毆打無日不然其母流涕不能禁鄉鄰所共憤而畏不敢言兄召至前告以式相好無相猶之語曉喻娓娓至半日其人初不服末乃有心是之

意兄於是責其罪使尺童執小笞撻之其人愧謝而退語人曰某兩班之小笞痛於官府之大杖云吾兄仁心之及於人有如此者又曰吾兄嘗曰余不幸早孤又無師受惟有一性好聽人言不計利害樂聞合於義理者雖大利所在恐有悖理之事而不敢為惟此恐懼之念盖為善萌之藹然者也蘧伯玉知四十九年之非子路聞有過則喜余不及古人萬萬此二事亦不多讓矣是以雖於夫婦之愚僮隷之賤若言己過處則謝過之語發之如響常讀衛武公年彌高德彌卲之語諷詠歎賞允性問其故答曰此自樂聞

過中出来德莫大於改惡惡莫大於遂非吾兄平日
讀書無不體驗於身心者如此又曰吾兄嘗教允性
以讀書之法曰讀書必須虛心可以專治虛心之道
除却雜念平氣一志然後可以領會既讀不可不思
思古訓照檢自己身上言行懼違於古訓志業懼遜
於古人古人之善者師之過者誡之讀書如是方大
有益不然則讀書無益何必抛衆務勞唇吻畢竟歸
於能言之鸚鵡乎吾兄之言行不止此而撫其大略
為文敢禀止于執事余讀其狀且聞其語而悲之曰
余於景祖幼時見其才撫頂而愛之矣及壯見其篤

性馴行而敬之矣今聞其弟之言益聞所不聞與余
心之心之者無異無一毫溢辭其弟亦端士也宜其
言之可信可謂生者不虛美死者無愧色也噫商周
以降清淑一澆而英秀之才往往夭閼與聖人福善
仁壽之言剌謬甚焉到此不得不歸之命也嗚呼其
於命何今畧序如右如有好善之君子必將興感之
不已執史筆者見之亦當錄于卓行矣時
上之十五年辛亥三月之望漢山畸客安鼎福狀

遺事

李萬頃醇叟遺事 壬申

君名孟休醇叟其字也驪州人敬憲公繼孫之後叅判號梅山夏鎮之孫星湖先生之子也先生著經書疾書始工繇書而君生故少字孟協而名亦以孟云君自幼令聞夙彰及長聲譽藹蔚余艷慕願一識而有參商之歎丙寅冬始謁于先生時君自萬頃任所丁內艱歸在憂服中未暇講論只一吊而還丁卯戊辰連歲往謁先生而侍于長者之側不能竭叩緒論且以親憂一宿而退臨別之際雖甚悵惘有未盡懷而君與余俱在盛年每謂必有後日此意未遂而君遽大歸嗚呼痛哉戊辰冬余陪先生語次余謂君曰

武王伐商之前已稱王無疑注皆以為史官之追稱此必欠考然則武成篇何以曰有道曾孫周王發君聞之即考閱欣說有喜色余服君有樂善之心時有韓姓人在座論說頗煩絮君與之言頗盡意爲時積雪新霽月色正好余起而便旋君隨而出相與步于庭中余謂君曰向者之言無乃煩乎此輩遨遊時流間欲以解事見能今皆欻掇拾遺聞以為自己之地此人未知如何而余見如此者多矣君悟曰果然矣余於是服君有容受之量時退栖以後人頗以北為憂余曰脫有不幸君之去就安在君曰温太真絶裾

事專是急功名之心也若無後來所成而徑自斃於江北則必作可笑人矣余以塵芒小臣屢蒙　天褒世食國祿豈無先　國家之心而名位卑微不關輕重且以獨身奉老親似有緩急先後之別矣余於是服君有處事之審一宵之間三言而三服君惜乎天借其年從遊者久則未知所服者幾三言而必有蓬麻之益矣運氣不好遽作千古吾人之恨曷已君所著經禮説甚多而恨未之見以其流談於士友間者聞之皆深造語也所草封事遺稿萬餘言皆根據古制急於時務誠經世遠猷也當今日更張之時如施

其一二則何必至此紛紛耶惜乎此本流傳於世為
舉業者所標窃誠可笑也然因此而使君言得行楚
人失弓何歎爲余讀封事末秋蚤訴聽有誰傾耳夜
尨吠人適增詈口之句知 君斯世無可為之望而言
之不已眷眷憂時之念切矣未嘗不誦而興喟也余
嘗謂君曰東人文獻鹵莽使無以考徵取其典實者
為海東文獻通考以其餘為海東事文類聚使華實
并舉巨細畢收則誠好矣以君之見解博識盡試為
之君笑曰余果留意斯事而未果未知其家或有凡
例草本在否也君以 肅宗癸巳生乙卯進士壬戌

庭策壯元官止萬頃縣令戊辰得奇疾彌留四載辛未五月七日卒年三十九其年九月日葬其家後時余入直義盈庫夢君執筆草書若鈔録者然因與談數語未覺君已逝矣覺而思之君即遠之期在其曉也吁亦異哉言行可法者必己有家傳而記此耳目所接者以寓平日愛慕之意焉壬申仲春書于 靖寢齋舍

故江原監司 贈領議政東園丁公遺事 庚戌

天地有純剛正直之氣稟是氣而養之者爲君子汨之者爲小人故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以直養

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苟能居天下之廣居行天
下之正路用之家邦措之事業富貴不能淫威武不
能屈然後是氣也得其養而方可謂之丈夫夫若東
園丁公其亦庶幾乎此矣公諱好善字士優其先羅
州之押海縣人自公之高祖月軒以下四世皆以文
科登大官碩德重望羽儀朝端公兄弟四人亦皆釋
褐迭踐華顯門户之盛世所罕有公為講官大為
宣廟所褒奬光海辛亥将獻壽長樂廣徵女樂公以
應教進言曰孝親之道不在於觀美請罷之語雖不
行識者韙之惟以補闕拾遺為己任未嘗有阿好之

意公守正嫉惡未嘗為小人地其巡按海西有一邊將賂公所親請褒　啓公杖黜之由是關節不行甲辰以後倖相當國黨比成習公為銓郎獨持正論不以私撓同列多側目其按嶺南　啓罷貪汚守令鄭造朴光先其為舍人以李益爗之墜落古風杖其吏其按嶺東　啓黜春川府使李元爗襄陽縣監申景遇皆北黨之凶孼也羣奸思欲中傷而不得盖公所守之正而雖奸黨亦無奈何矣癸丑巫蠱獄起館儒李偉卿首發凶疏掌令鄭造尹訒啓語亦甚凶悖公為典翰駁遞造訒獻納柳活亦左袒於凶徒公與洞

僚上劉言處人倫之變爲莫重之擧參考古昔聖王
廣議大臣百僚納君於無過可法於後世乃是不易
之論此公首建議也後活及正言朴弘道等復唱凶
論公與應教吳靖副校理李民宬等駁遞活弘道劉
語凜峻打破凶謀曲盡處變之道國人至有傳誦者
是以公爲安邊時 仁廟教文有曰大義已晦賴爾
而明正氣已喪賴爾而壽誰知今日之反正實由基
於爾力噫 聖主亦已矚公之忠直無他而有此褒
寵之語也嗚呼君子之行莫大於忠孝而公孝友出
於天性早喪考妣以未及致養爲至痛或赴人壽席

遂對家人悽傷不已兄弟姊妹之間怡怡湛樂先大憲嘗客歿於嘉山公奉使過其地終日流涕悲咽不食适變被逮旋釋及出獄　大駕南巡公旣瘁於道路就拿之中又傷於冷獄桎梏之餘氣息奄奄而扶曳隨　駕夜渡漢津水入破船同舟者皆下公曰隨駕之臣安危何擇獨不下而追及焉癸酉病革猶以國事為憂呼子弟口占疏章曰定心志專意討賊推誠信以開言路散財貨以得民心辭語剴切疏雖未果上而臨歿不忘　君之意如此此可見公之忠孝大節也公每以剛毅不屈累遭橫罹之厄在遂安

為試官見金直哉之子百誠入試場斥黜之壬子直哉獄起百誠啣宿怨誣引公昆弟四人同被逮即放甲子适獄文晦懷嬿誣告被逮在仁川亦以誣告被拿翌日還任凡三罹世禍終能昭釋此無他公之忠義正直為 上所知而然也适變就拿時金吾郎病留一日而來獄因奇自獻等三十七人亂誅之擧在前日公得免爲人以為神明所扶完平李公守夢鄭公曰此其平日厚德之報噫凡人之生死有命存焉惟盡其在我之道而已豈可以人力而為之哉公風儀玉潔自能言始讀書一閱輒誦十三通經史識大

義嘗謂學原於思凡聖賢言語必務探賾奧旨其學
之見於行事者家庭孝友之外睦於宗族信於朋友
閨門之内恩義并行教子弟一以忠孝為本而勉之
以向上工夫不汲汲於世俗之所騖其諸子之賢亦
以文行著稱在朝廷則義形于色有責育不奪之操
莅縣邑則勤事愛民有無愧龔黃之績皆學之力也
戊辰在清風嘗於履端之日命子弟書曆日上面曰
節喜怒慎言語少思慮淡食飲寡嗜欲五者養生之
要公明信約己寬民五者居官之要公雖有堅確不
移之操以德量渾厚報德不報怨平居簡默不妄言

笑存心仁恕至於奴僕之賤未嘗恚詈垂豸之微亦不妄殺辛亥任固城纔閱月而就拿吏習悍惡不即護送衙眷及觀察本道郡人震恐公巡到終不問人皆服其量立朝三十年曾無干進之意如有不合輒因疾辭退雖處顯要門無私謁性不喜交遊避權勢如臭穢樂善好義出於至誠人有片長必禮貌而奬與之操守之工晚而益篤嘗送仲子彦瑗詩有平生眞實意豈為窮所折之語可見公素履之貞暮年恒歆謝絶外事罷官輒歸田野以頤神養性為意在尚州時簿領之暇與愚伏蒼石諸老道義相磨逍遥水

石閒多有唱酬之詩邑人傳誦為文操筆立就初若不經意而及其成篇皆雋永理達之言尤長於疏劄辭婉而理直不失告君之體然不以文翰自處隨作輒棄只有遺稿一卷藏于家公常以清白自勵赴京而還橐中蕭然七莅郡邑一建使節尺土不廣素性儉約不以服玩為累未嘗受人非義之物在銓部時有一名官以相資為名而送米碩公薄其為人謝不受其在郡邑惟以革弊蘇民為政民皆畏信而便安之治尚州先教而後罰始至聚耆老而與之約曰嶺南本禮義之鄉也今之為吏者自以不善而為民之

所怨詈則曰俗悍而難治也歆以土豪二字而防士民不齊之口吏以豪習而視民民何以為勸吏民之義如父子吾但欲胥告以胥益不歆相敗而相傷耳吾有疵政願父老之不憚於告語也至於科糴之收雖上司催理日急必均調民力思以緩其期而紓其苦民感於忱意而樂輸之無一賦之後期者此可為字牧者所柯則也然公之居官任職治行高等時公之餘事公素負一世重望固當端委廟堂以大厥施而位不稱德惜哉公生于隆慶辛未卒于崇禎癸酉三月十二日壽六十三葬于龍仁之蒲谷鼎福自少

樂觀前輩言行事蹟手錄成編嘗聞東園丁公之賢歆得其詳而未得為恨近與公之五世孫志永思仲甫相從得見公事實類錄如右以寓慕仰之忱嗚噫公文學之懿德行之備樹立之正求之古人不多得焉與愚伏蒼石諸先生為道義之交與敬亭李公立朝同事有莫逆之契則公當有俎豆腏享之節迨今百餘年而未果豈不為斯文之羞吝也哉庚戌夏漢山安鼎福識

玩龜安公遺事

公諱𡼏字士謙姓安氏系出高麗廣州君諱邦傑十

二代至諱綏官殿中侍御史是於公為十代祖是生
諱祉官光禄大夫軍器寺判事上護軍是生諱壽官
匡靖大夫都評議使司是生諱海官奉善大夫寢園
署令以翰林接華使稱禮儀文章特拜提學是生諱
器官奉順大夫判典農寺事是生諱國柱官中郎將
麗亡不仕高祖諱崗亦以麗朝進士號騎牛子混跡
隴畝世稱司馬處士栗里清風曾祖諱叔良 世宗
朝進士以孝行拜東宮侍直祖諱普文 成宗朝舉
賢良拜社稷叅奉通禮院引儀考諱覲號苔巒從佔
畢齋先生學弘治甲寅登第燕山朝托疾歸鄉里未

及筵仕幸免戊午之禍　中廟朝特拜司諫院司諫
弘治甲寅生公于密陽金浦里第公天姿頴悟自幼
篤志好學德器成就為人儀表嘉靖庚子中司馬補
刑曹員外郎戊申登第歷司說兩書槩得於周愼齋
撰碣中龍蛇為倭冦所破剝落不可考其詳瓶窩李
衡祥改撰惜乎遺集又灰兵燹只有南冥曺先生四
聲詩鵝溪李相國絶句及吾先祖廣溪君遺墨想像
公平日志行之萬一廣溪君語畧曰余以郎寮拜佐
郎公於秋曺旅館昵侍數月竊瞷其動靜云為口若
不出言身若不勝衣終日歛膝危坐講論經史修己

治人最是自家下工地足跡一不到權貴之門儘君子人也噫是遺墨也晚始出於斷爛散藁中未及追録於改撰時族人景時庸是憾恨以不肖為廣溪君後孫要余以誌其事辭不獲盥手敬受敢推由来家庭聞知采實先賢公議盖公之卜築於永之陽虎溪上扁亭以玩龜其義取蔵六苑乙巳禍故也于時文綱垂打隱晦復仕便同李琴軒竄逃自見遂與吏判慎獨齋居寛結婚為道誼交嵗嘉靖癸丑卒配永陽崔氏都事叔強之女子宗慶獻陵參奉參奉配即慎公女也若使公假年位稱其德命也夫捨猥僭附數

譜以俟後之立言君子云爾

後學宗人鼎福撰

順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